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世孫翁重孫補梓矣貞

從弟 菴居士 編輯

毘陵 後學 憲校 正

墓表

九篇

附行狀 二篇

竹居處士董君墓表

杭之海寧有樂善好施之士曰董君如魯其以竹居稱者君所自號也曰處士則不仕而有其德也君嘗以入粟授承事郎矣不書非其志也君生求樂已丑而卒於成化之丁未得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其鄉之人哀悼之者若應山之於連處士焉則行為可知已

○楓山文集卷六

乙

其嗣子謙以歲之十二月七日葬君南山之陽而使其孫松奉前禮科都給事中知汀州府張君靖之所為事狀丐予文以表其墓予謂張君位居法從文擅一時其言足以信今傳後矣尚何取於予之鄙陋不文者哉辭至再四而松固請不凡以爲旬日百里而來不得一言無以復諸其父子不得其真一惟張君之狀述焉按君諱慧如魯其字姓董氏其先大梁人也宋建炎初有諱汴者以武功大夫扈蹕南渡賜居於杭其子臨安司法信又徙海塩之激川歷五世至君之高大父仲貞通經術負材氣慨然志用世

而遭元之亂遂隱於海寧之泉山曾大父思廉大父  
彥和父璧號坦菴皆隱弗仕而積德累善用昌厥家  
此君之世令有聞於其先者也君娶徐氏先卒生子  
二人其嫡即謙庶曰讓女二人其婿曰祝滄周輦孫  
男三松梅檜也曾孫二未名此君之流慶有衍於其  
後者也君爲人悅詩書悖禮義政成於家而行儀於  
鄉有君子長者之風嘗爲祠堂以奉其先而器制必  
備省謁必虔享祀必豐凡有事非齋戒不入也爲終  
慕堂以致思其親而朝於是夕於是羹墻如有見也  
爲家範數十條以訓其子若孫而凡踈戚子弟有失

迫者亦必諄復教戒使之悔悟而後已此孝敬慈愛  
之行于其家者也其贍三族之貧乏與孤寡者有義  
田三百畝勸節田六十畝焉備里社凶荒有周急田  
三百五十畝焉貧而病者月給之米死而弗能斂者  
助之棺無所歸者則葬之義塚與凡涉者有橋汲者  
有井無慮若干所人莫不歸其德焉此睦婣任恤之  
施于宗戚鄉黨者也其在景泰甲戌浙西饑輸穀四  
百石在成化癸巳海溢民流輸穀六百石皆以助有  
司之不給例授承事郎力辭不受至丁酉而饑甚又  
輸之千石有司以爲

君賜不可重違給之冠帶乃強受之然亦不常服也  
其後又請入粟千石以為荒備且嘗葺治其文廟學  
宮之頽敝者以崇教化焉縣令孫剛義之既以賓於  
鄉飲仍列其行誼以聞此又其效忠於國者然也君  
嘗北遊姑蘇謁文正范公之祠而得其遺文南至浦  
陽訪鄭義門而得其家規與朱子家禮歸而刻之家  
塾又欲趨闕里考亭以瞻聖賢之遺風而未果則其  
所志又不但如是而已也臨終時語謙曰吾平生力  
於為善尊禮賢士大夫不敢少自怠者欲成汝兄弟  
以永其家也吾所為家範有未盡者其損益行之所

藏遺書及所置勸節周急義田吾志與事三者具矣  
爾尚殘修厥歆續而述之毋庸不篤以辱亡人吾目  
瞑矣譙泣而受命則所以燾其後者又無所不至也  
嗚呼古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賓興者有六行焉迹  
君所為庶其近之非其材質之美有過人者能若是  
耶使得習聞聖賢之學而擴充以盡其才焉則其所  
就可量也哉君為一布衣而德善在人章々若是使  
得其位而施焉則所及者奚止一鄉一邑之間耶若  
處士者其亦可謂三代之遺民矣乎吾是以表而出  
之將使世之富不仁者聞風而知所愧

而貴有位者之膏澤不下於民尤有愧焉寧獨俾其子孫之弗隕也哉

處士陳君原深墓表

邑士之秀者其嘗爲予言東陽有陳中夫者與其弟昉居喪而廬於墓子聞而嘉之以爲當世降俗薄之餘而有是焉可不謂之孝矣乎已而中夫昉手錄其父處士君之行走子所居山中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爲善圖元厥宗不幸生弗耀於時諸孤又皆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光昭其先罪莫大焉今既葬矣願辱一言以發潛闡幽庶幾死有聞於後猶不死也惟先生

辰之子惟東南文獻之邦稱吾婺爲最婺之東陽故多衣冠望族由宋以來有所謂五府三大宅四名門者皆以詩書禮義世其家是固君子所樂道者若路西陳氏蓋大宅之一而處士其陳氏之良也耶子雖不及識之而雅喜中夫之能孝義不得辭也按狀陳氏出太丘之後當劉宋時有諱元寶者始自開封來徙在梁則合浦太守脩以政績著在宋則南劍州都巡檢使仕澄兄弟遭方臘亂以倡義有聞其子德高又嘗斥田千數畝爲義莊以贍貧活族有范文正公之風陸放翁實爲記之厥後以文武舉登顯仕東州

麾館縣章者相望也。至處士之高大父待道，又自路  
西別居官橋。及曾大父壽翁大父居正，皆有鄉行。父  
迪傳明毛氏詩，善吟咏，有詩若干，藏於家。亦隱，勿  
仕。母郭氏，處士諱垠，原深。其子質，良行，淳忠，信樂，善  
孝於親，豐於祀友。于其兄弟，而又能勤儉，裕子而家。  
以義方淑其子孫，以雍睦仁恤之行，善於宗族，鄰黨  
嘗為租稅，長每戒子，任毋瘠人，肥己輸官，莫敢多賦。  
於民里有怨不平者，必就處士求直焉。正統己巳，括  
寇之變，邑里騷然。處士團結鄉民，寨於洋溪山，寇不  
敢犯。卒用無虞，居旁柳溪，故有橋，而圮。涉者病焉。處

士為石梁以濟，又作石陂，其上溉田千餘畝，人多德  
之。其為善類如此。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疾  
終於家。距其生永樂丙戌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七  
十有二。厥配李氏，其生也相。處士無違德，其歿也先。  
處士七年有子四人，長曰初，先卒。次即中，夫次。昉次。  
教皆克家。孫男四，曰潭、球、廷、相。贊而潭，進士，有聲庠。  
序中。女三，長適金某，餘未行。曰杲，曰旦，則曾孫也。中  
夫等以其率之。父明年己亥十二月十日，奉柩窆于  
路西郭園山先隴之左，禮也。嗚呼！陳氏之世德尚矣。  
以處士之積德累善，用昌厥家，固有足亢其宗者。雖

訖以布衣終弗享其盛然有中夫爲之子承之以孝以潭爲之孫明經修行以有待其來蓋未可量博所謂必復其始者將不在於是耶故爲表其墓以俟

栢軒處士艾君太康墓表

大行人劉公麟曩舉進士上春官道經浙右過予所居山中相與論易其門人有艾生茂者從之行予嘉其俊敏可與共學劉公爲道其父太康之賢而未暇識也今年夏生忽衰經踵予門持其鄉人陝西憲副周公模所爲事狀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爲善篤於教子圖亢厥宗不幸志未及酬而溘先朝露不肖孤弗

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罪莫大焉願賜一言以發其潛庶幾死而不泯以少慰於九原也予既未獲面君又素不文雅其何以爲言哉謝數四而生之請不置以爲匍匐數千里而來不得所請無以爲歸予悲其志弗獲卒辭乃按狀而述焉君姓艾氏諱玉其字太康別號栢軒臨江新淦人也高大父庭芳元寧都知州曾大父汝器大父宜同皆潛德弗仕父欽號敬齋嘗游太學有名聲仕可階矣而以親老辭歸母王氏君幼有美質誦詩屬對皆過人比長而善治生產敬齋授以家政闢門千指衣食之需吉凶賓燕之具皆取

給焉君明計然之術修猗頓之業往來兩浙聞未幾而貨用大饒剏園池新居第奉先有祠延賓有館靡不完美可謂克家者矣君雖不及於學而天性孝友上事四親咸得歡心從父璋璿與弟文康客死於外皆不遠數千里歸其柩而窆之鞠其弟之二孤無異己出有女身之子早失怙恃亦爲撫而教之俾有成立處宗戚鄉黨則恤貧字孫周其死喪疾病與凡橋梁津渡之理皆不吝所費人多德之嘗念其父敬齋翁志於學而未遂也有子茂教之爲士延明師良友與之處厚其資給責以成人見其能明經應科則爲之喜曰是殆能終吾祖父之志乎其所爲類如此弘治丙辰三月以疾終於錢塘之寓舍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六十有七君娶楊氏生一子三女子即茂也女適劉芳遠蕭國勝其幼未行孫男一曰玄禎孫女三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其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治生能富用財能義教子能儒若艾君者其亦可謂鄉之善士矣然究其所志則不止於是焉所以大君之善而成其志者將不在於茂耶故爲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之人焉



自子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子張  
古人爲己之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  
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  
以爲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數輩以  
子言爲可信過從最久故其學講究必精操履必謹  
發於文詞不求合主司而求合於經不求通時好而  
求通於理用是累舉不偶而志不少變子愛之重之  
意其必有所自也今年春遵忽狀其父處士君之行  
而告于子曰孤不孝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爲罪大  
矣今先人歿且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未有刻焉深

○椒山文集卷六

八

懼先德日就湮微愈重不孝之罪惟先生哀而賜之  
一言使後世有見焉則遵雖爲明時棄物無憾也子  
與君雖同鄉邑而未及一識其面將奚以爲言哉然  
於遵則不容默默也乃按狀而述焉董爲吾邑著姓  
其先有居望雲鄉者爲八行先生師仲在宋宣和中  
以孝義有聞而居蘭陰山爲教諭先生心傳嘗從禮  
部吳公游在

國初時以文學知名蓋君之六世族祖也君諱華宗  
字克振別號耕雲曾大父叔良大父子材皆有鄉行  
子材始自蘭陰別居東湖故今爲東湖人父孟賜母

陳氏君雖不及於學而天資孝謹事其母油油翼翼凡可以悅心志適口體者必竭力營致雖老弗懈事其兄如事嚴親不敢專所行不敢私所有毋視其嫂子視其姪莫或間言雖至析爨而友愛不衰外而族姻隣里以及嘗所與游之人靡不得其懽心凡歲時會集與賓客往來必豐其具而不計窮空有假貸不能償者不復問也愛其子遵不使之勤生治產以隨俗謀利而教之爲士年方羈州即遣入邑庠求明師良友與之處縮衣嗇食以資給之期以大振厥宗惜其學未就而君弗能待也卒於成化甲午三月二日壽五十有二葬所居甘棠鄉新豐里東湖之澣應村之原則其年之十二月九日也娶城北杜氏有賢行子男一即遵也女一適江正孫男女各二其見於狀者如此嗚呼君雖浮沉里閭不求聞達而行修於家善稱于鄉教成於子貽謀遠矣而遵也又能明經砥行以揚君之休其所就有未可量者豈非韓子所謂蘊必發起而大者將於是乎在耶故書其大畧使揭諸封隧以式其後人

知府蒙菴黃公墓表

嗚呼是爲吾表舅氏蒙菴先生黃公之墓其自髮稚

從公游邑庠及舉進士上春官時公爲中書舍人又館其室公飲食之警誨之恩義兼至蓋以某之先妣於公爲外女兄有骨肉之戚非但若他人之爲師弟者而已某後備員翰苑以罪出補外不獲侍教十有餘年及公謝郡政歸老于家時往候焉公接之未嘗不懽然相樂也公自治壽藏于所居之右葉園山嘗挾往道命書其墓上之石某以公方康強無恙何以云及是耶未幾而聞公寢疾亟往省視則已屬纊矣時又適有召命來官南雍王事有程弗獲朝夕撫臨從執紼之列羊曇之悲曷其有極今公之嗣子鄉

貢進士溥不遠千里袂經來南都奉前進士靖江令鄭君某所狀行實以公治命促文某慕其何敢以寡陋不文辭而棄公平生之言哉乃按狀而書之公諱理字廷璧姓黃氏別號蒙菴世居蘭谿之純孝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增字以益以公貴初贈中書舍人繼贈南京刑部員外郎母周氏封太孺人又贈宜人公自幼穎敏不凡刻苦務學工舉子業及詩詞古文流輩莫及尤善楷書縣大夫以上咸器重之凡貴富家子弟入學必師事焉尤爲提學僉憲能公疎所稱許景泰庚午以書領鄉薦會試不偶卒業大學間從

翰林侍講周公洪謨游造詣益精又再上春官皆不  
偶乃就吏部銓試選授中書舍人嘗建論中書之選  
非進士舉人不宜濫授遂以爲例又言時政十事多  
見施行成化甲午陞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  
又二年遷郎中其用法惟事仁恕若王福章曹忠詹  
榮輩皆死獄也而必求其生蓋有寧失不經之意焉  
辛丑陞福建汀州知府郡多滯獄若賴慶季子榮林  
綱胡鎮輩皆久繫不決公以矜疑處之所全活二十  
六人吏民大悅癸卯歲饑既悉發公廩賑之又以已  
俸百餘石給其糶獨無告者仍規置銀六百兩糴穀

以爲后備由長汀至上杭歸化至府相去皆三百餘  
里殊苦接遞之艱則奏以三洲王華舊公館改置馬  
駟以寬民力上杭之龍上長汀之跋頭皆有巨石突  
起溪流中鼓浪覆舟則募工燒伐其石以成安流又  
建濟川橋徙百步鋪新兩學櫺星門增飾堂廡及脩  
治街衢百廢具舉而費不及民衆建嘉緒亭以頌其  
德焉歲丙午述職趨

朝過其家適溥登鄉舉乃喜而嘆曰吾可以休矣遂

因入

覲而乞致其事以歸汀民聞之遑遑焉若失怙恃至

今猶見思焉公長身美髯體貌豐偉慎容止善談笑  
閑居里第幾二十年精神氣力雖老不衰其事上勤  
禮凡遇

聖節及正至慶賀之日必朝服之縣庭望闕行朝會  
禮不以祁寒暑雨有間其居家孝友懷鄰里鄉黨以  
恩遇親戚故舊有禮嘗以俸餘白金分惠宗族之貧  
者有老友王以彰去官貧困則頰周其乏且禮貌之  
不衰上自達官貴人下而田野老無不得其懽心  
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固宜其黃耆台背而眉壽  
無疆也忽一日門外牌坊石梁斷裂公知非祥乃謂

溥曰誤爾禮部之行矣已而疾作遂以弗起弘治癸  
亥六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永樂戊戌得壽八十有  
六娶李氏有賢行相公事舅姑理家政甚得婦道初  
受封為孺人進封宜人先公四年卒壽七十有九厝  
於公所治葉園山壽藏之右至某年月日乃舉公之  
柩而合葬焉子男二庶長曰洎冠帶義官次嫡即溥  
也女二嫡曰祝某徐某孫男若干孫女二長適俞某  
次適郭珙其所著有蒙菴詩文稿及雜稿若干藏於  
家昔孟氏以爵齒德為天下達尊也之君子無是三  
者固鮮矣而洪範之五福能備而全之者不尤鮮乎

今公位專城之貴累千金之富而德政在人至於請  
老而歸年躋耆耄康強無恙以考其終則三尊五福  
咸萃一身矣而溥爲之子明經修行以繼世科是爲  
克昌厥後而其福又有加焉公之得於天者若是其  
厚其必有以取之得非中庸所謂裁而培之者乎是  
用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河南按察使姜君終於家以  
某月日葬於其鄉甘露里余村之原僉都御史海陵  
儲公既爲誌于幽堂矣其嗣子鄉進士清又以昔在

○楓山文集卷六

十三

太學嘗從子游又奉廣西方伯舒君某之狀衰經來  
拜乞表其墓予以菴荒不文辭謝不能而清以君治  
命固請不已予雖不獲識君而舒君非阿所好者乃  
按狀而書之君諱縮字玉卿姓姜氏廣信弋陽人大  
考度爲德平訓導考璧母汪氏君生有至性五歲六  
怙悲泣如成人稍長能自力於學德平奇愛之嘗樵  
採以供母暇輒誦書不輟後終母喪游學莆田業成  
而歸第成化戊戌進士授景陵知縣至則決滯囚去  
豪猾修復義河開陂築堤以興民利又新廟學設鄉  
校祀鄉賢教民婚喪以禮而革其陋俗以治最聞拜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言不少顧忌嘗陳白  
道十事及論 午朝宜及大政又論大臣之規起復  
及玷物議者衆皆側目有權貴擅侵薦蕩之利君率  
同官九人合辭論其十罪反爲所誣諸御史皆落言  
職出補外廷臣文章奏留不可得而九人聲望遂重  
於天下君判桂陽州不以遷謫渝其志節益究心民  
隱治如景陵上官重其能凡諸郡有大訟疑獄必以  
屬君而大治闕令檄君往治皆有惠於民遷寧國府  
同知僅及三年而去亦有治績民爲立去思碑焉擢  
知慶遠府其地邊夷君不鄙夷其民而建儒學課生

徒以興文教治樓櫓閱民兵以修武備民徠改觀先  
是客舟由柳江抵慶心假哨兵護行兵官遂以爲利  
君一日自會府遡江還郡諸客舟皆隨以進賊憚其  
威名不敢犯自是舟行無復用哨矣蠻酋韋七旋韋  
萬妙久爲寇暴總戎者不能討君悉以計斬之七旋  
之黨合諸洞賊衆數萬來攻城君先約束四鄉民兵  
令賊至且勿與交鋒宜據險以待乃部署吏民乘城  
拒守賊進穴城城且潰君募敢死士擊穴城者殺數  
十人已而四鄉兵至合攻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追  
奔數十里威震南蠻而東蘭等州侵地皆歸右都御

史劉公大夏謂君有文武材薦爲廣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備乃別廉貪決疑獄練將士繕兵甲實倉儲完城堡凡群賊出沒二郡者悉討定之恩恩峯濟擅興戎旅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君疏其罪有

詔會兵征討而遣君先往撫諭濟不受命狂悖益甚遂請總兵會討而時已有疾輿疾統衆抵其城下與諸將分道夾攻賊戰敗走保舊城其黨悉潰濟勢窮自盡而積年逋寇一旦盡平以猛始釁復拘之武緣君因上疏請以思田二州分設州縣改建流官統治

勿使夷種得專土民庶幾用夏變夷而患可息條具建置事宜

上聞朝議多是其言已而劉公去廣群論不叶弗克悉如所志君遂以疾乞歸弋陽已而吏部復奏起君爲河南按察使到官未幾而舊疾復作疏乞謝事抵家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二君天資果毅膽氣絕倫而勇於有爲其居家孝友恒以祿不逮養爲憾而事二兄尤篤恭愛居官以儉素率下視官事如家事與人交有終始處事必盡人謀臨變劇辦治不撓其用兵身同士卒甘苦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



路所由故兵行而人莫能測不調兵食而令土兵自  
持糗糒有獲即分給之故人樂效死而所至有功君  
配周氏善事君子德音不違子男三長即清次曰濟  
蚤卒季曰泓女二人裴朴陳誥其婿也昔漢張綱為  
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  
京師震竦後雖為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乞服則  
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倡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  
乎今觀姜君南臺十罪之章聲聞朝野庶幾亦有  
之風焉則諸處治民之最績廣南破賊之奇功特餘  
事耳使當大任而悉行所志又豈不足以服蠻寇而  
息邊患耶若君者亦可謂國之勞臣矣故為之表以  
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翬玩書其世胄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竟喪而舍人與共第進士翬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諱弗可辭第以耄荒不文而又遣子與孫之戚父弗克為今年夏告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其名景

其字別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憶齋司訓  
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絕人  
詩達宮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  
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僉  
憲方先生泌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  
妻焉天順己卯魁廬予以癸未會君京師與之論易  
造詣甚深而責善輔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  
學與安福劉戩景元四明楊守祉維立爲麗澤之會  
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貴游子弟爭從受  
業莫不以倫尼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

○楓山文集卷六

七

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  
老矣可擇祿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  
文送之曰三金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翅加人一等  
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  
妻若子待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  
講學爲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  
尤倦倦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  
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慎齋遊息其間  
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  
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坊謝病家居

日來亭上淪浹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為記焉其  
學宮文廟隘且圯欲改作之一勸募間上下樂助不  
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為知急先務而能感人  
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為有道賓禮之御史大夫  
戴公珊為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  
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  
為念因奉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龍鳥賦以  
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  
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  
留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

母年皆耆耄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壺觴而燕適  
侍杖履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  
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毀瘠雖久  
而哀不忘人以為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  
與其弟疎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慈大則追復  
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為宴集胥訓誥以聯合之有貧  
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口化息焉其  
治生則種粟插杉為終焉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姓  
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潦則憂形於  
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為學雖不

廢舉業而志專爲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爲先致知力行爲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爲文不事剽竊牽綴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珙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屢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從之者隨其方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即所居稱爲文山先生今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

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廉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爲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寢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爲業忠孝爲念喪葬勿徇俗爲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語畢命遷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以有婦道克配君子男三長狎早卒次即鬻由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

今官季翁第戊水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憲  
其婿也孫男八口謹誼謹誠譽譚譽誘其所著有五  
歲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爲詩文有  
太學江浦還山二稿藏於家其世繫本末具予所述  
慎齋墓誌而群行之懿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  
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  
定或者將以啓其後耶乃爲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  
爲已其仕爲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蕃  
劉黃子之所心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勤祿位  
弗逮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聲聞奕奕子孫  
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荆溪處士張君墓表

正德己卯正月丙子荆溪處士張君以疾終於家其  
家嗣工部主事大輪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力  
於爲善篤於教子期以大昌厥家而不肖孤鴛劣無  
似不能有所樹立以顯揚萬一爲罪大矣今不幸遭  
龐大故攀號不逮發引有期而墓石未有刻文愆重  
不孝之罪敢具事狀丐一言以發其潛使先君德善  
有聞於後則雖死不朽矣惟先生其念之懋謝以老  
荒不文不足辱命而工部固以爲請也獲卒辭乃按

狀而述焉君諱輔字公佐別號荆溪其先汴人五季時有爲吳寧縣令諱潮者肇家於邑西之托塘其始祖也吳寧後改東陽故今爲東陽人在宋中葉有舉八行不起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其十五世祖也曾大父曰原仁贈禮科給事中大父曰福屢出粟濟荒賜官不受父曰昂有隱德嘗厭城市喧雜卜居城南之荆浦而君生焉母陳氏君自幼穎敏解事剛果有爲其讀書務爲有用之學嘗取經傳之切要者熟誦於心又取格言之有益者悉書墻壁具論事不爲無稽之言或隨事而辨析其理人莫能及或因事而

逆陳利害後皆有驗其父常語人曰此子器識不凡必能大吾家矣比弱冠居父喪雖衰毀瘠甚而經理喪事皆克如禮其母寢疾踰七年而抱持卧起供饌甘旨無不順適或掖扶就廁而親滌溺器亦不以爲勞及母歿哭踊垂絕自殯殮營葬以及虞祥歲時諸祭悉依家禮不作佛事几筵上花瓶中插梅一枝後忽吐花成實人以爲孝感其處兄弟友愛中不忘規正伯凡嘗加以非禮則引咎自責卒致感悟其侍兄承恒以手取其便之結不憚其穢治兄之喪亦如送親而務盡其禮及二兄繼歿撫育二孤無異已

子有長而破其產者泣而責之仍爲經紀其家此其孝友之行於家者也其治家嚴誦內外斬斬而教訓諸子欲其敦本務實知稼穡之艱難言行不容虛妄服食不許華侈或交非其人痛加禁絕使大輪爲舉子業課責尤嚴或從師遠遊則勉其刻苦有成又曰窮通有命而學業成否則係於己又曰人顛立身何如古之負重名於世者未必皆享榮祿者也及其登第後欲乞歸省則以書止之曰汝旣出身事

君當鞠躬盡職能有所立光我多矣奚事於定省乎旣而宦食南都復以書教之曰作事須今後可傳述

又宜保全名檢勿苟慕富貴他書往往類此未嘗一及於私此其愛子之教以義方者也其處宗族忌禮周至有不給者助之在尊行尤加禮敬有老而無以爲生者則倡率族人之富者月給其食死則爲衾棺葬之族衆間有違言則以大義正其曲直聞者心服子弟有乖禮法面責勿貸有取非其義者皆畏君知亟償其直或即以歸之有取祖塋立木者則與衆議罰以所罰之財歸之公堂積爲修理祠塋之費而衆知所警親戚鄉黨有不相咸者一言勸之莫不釋然初嘗師事里中陳元至老不廢師禮平生輕財樂施

餘貸米嘗計息貧則不責其償隣里有疾者必爲之  
求瘞死喪則視其所乏而周之葬埋無所者與之以  
地有胡某者家數口疫死殆盡皆爲之鑿且葬焉平  
日雅尚斯文士經其里必延而賓之館留累月無怠  
容邑令舉君長稅役衆皆於稅外科取穀麥爲執役  
之費君獨無所取又委君剖直民訟亦不受報謝君  
嘗謂死生禍福任其自至命卜師巫惑人爲甚皆屏  
絕之不使及門此又其睦嫻任恤之施於鄉邑者也  
一日忽以書語大輪曰吾終老諸事已備但欠汝一  
面耳時工部以秩滿將奏績遂取道急歸拜床下

見君容色異常不勝悲感召鑿請禱靡所不至病日  
加劇疾旣革揖諸親族告訣語諸子曰吾素不惑異  
端汝毋以浮屠治吾喪也言訖而逝君生天順己卯  
九月丙子至是歲又爲己卯得年適周六十其配屬  
氏同邑名家女有賢行善事君子德音不違生四丈  
夫子長即大輪正德甲戌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  
次大轍大輓大輻女一人適同鄉何坊孫男六人應  
奎應詔應辰應文應祿應祥孫女二大輪等將以再  
明年二月十九日奉柩厝於興賢鄉寶山之原云子  
孫抱孫世本復世而之識而雅善於工部世稱不知



其父視其子觀於工部之賢鈔躬厲行動學好問而志於求道不肯苟同於俗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而養之有素者不能則君之德善淑於其家者可徵而其餘群行之懿表儀于鄉邑者亦可推而知矣若荆溪者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庶幾三代之遺民矣乎故爲表而出之以式其後人若乃立身行道流芳百世以大顯乎荆溪者則在於工部而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爲輕重哉

陳府君繼芳墓表

侍御陳君元習狀其曾大父繼芳府君之行而以書

松山文集卷六

十四

介其友東湖董道卿來謂予曰某不孝曾大父既歿且葬八十餘年矣而墓石未有刻文累世之積鬱而承章爲之後者無所逃罪某自童中讀祖父遺書即思所以顯揚光大之乃今雖叨末第從六察之後而乏濟時之具不能樹勲揚休以光昭其先朝夕思念願得執事一言爲之表章使前人德善有聞于後以少遣不孝之罪是所望也予謝以庸菴不文不足辱命辭而去之已而侍御欽奉

朝命出按雲南道經敝邑因介宰錢侯枉過陋巷復申前請必欲丐言以發幽潛於既往起永慕於方

來則吾曾大父雖死不朽矣惟執事其哀之念之隨以狀進予辭不獲命乃按狀而述焉府君諱芳字繼芳姓陳氏蘇之海虞人自其曾祖伯陽祖孟遠父仲祥世以仁厚相承爲邑城望族至君尤溫厚慈良敦尚禮義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寇陷郡邑衆皆逃匿君與其父亦虛舍出外兼治農未克勤以儉再植有家道及

聖朝削平寇亂天下又寧郡邑舉君總徵一縣租稅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課入歲充自洪武末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

○楓山文集卷六

字五

日焉他若恤置周貧拯人所急及興廢舉墜皆力行不倦邑中儒學頽弊舉君敦匠事而事事不苟速有成功其爲善可謂有恒者矣君嘗於其家構堂五楹有一巨蜂來止中棟衆蜂以千計尾綴若旒不及地者二尺所餘蜂旋於外者不計其數人以爲瑞徵云又嘗作重屋積書其中顏曰崇善日游息其間中歲後悉以家政付其子凡門外諸勢利之事不復知也

有司行鄉飲禮必延致爲上賓云嘗自謂平生無非義之爲子孫其殆有顯者乎某年月日以疾終于正寢得年八十有八葬于虞山東北麓祝家嶺之原

邑人為之罷市送者踵相接也君娶解氏慈祥蘭淡  
好誦釋氏書平生不御葷肉生子男四長叔維克紹  
德義以孝行聞次叔綱叔瑛叔權孫男六曰穀禾積  
穗秩穆而積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曾孫男十有六曰  
某某而察即侍御君寔為翰林檢討其最少者也觀  
狀之所述如是則府君之世德既有闡於其先而遺  
澤又克昌於其後身雖居市不為市道而篤於為善  
不二其心謂為一鄉之善士非耶使其獲聞聖賢之  
教而務學以修其行則所就豈止為今世之士哉昔  
韓昌黎誌員州李司法之墓以翺為其孫有道甚文  
而謂李氏之蘊必發起而大者於是乎在今侍御與  
內翰皆府君曾孫而學道能文即今日之翺也陳氏  
之起而大者不在茲乎予淺陋不斐之言不足為輕  
重敢誦昌黎之陳言使刻諸墓上以告於後之人

行狀附

永平知府姜君行狀

君諱璉字廷器本姓徐氏其先世家壽昌再徙蘭谿  
之鳳林至君之高大父亦一翁者婿于姜子孫因冒  
姓焉大父筠隱翁積德累善始昌厥家父徽州府君  
仕雖不顯而廉慎有聲所照謀遠矣徽州府君

季也天分極高讀書不數過輒成誦不忘講學為文  
度越流董景泰癸酉以詩薦於鄉天順庚辰登王一  
夔榜進士第授山東寧海州知州蒞政勤敏纖悉必  
親其興民之利以耕桑多寡為官罰而惰者知勸驗  
丁產高下為輕重而役者始均於富歲斂民之粟麥  
使量出有餘儲之大家遇艱食則發而賑之不責其  
償而荒始有備其去民之蠹則禁治諸惡少之目為  
彪虎者十有三人而豪猾為之斂手奏奪戍山衛軍  
職之無狀者十餘輩而武人不敢為暴訟者在庭是  
非立判不以屬吏而狡偽無所售其奸萊陽民有誣  
其仇家十六人為強盜者宰弗能辯榜掠成獄已斃  
七人矣乃訴諸

朝願質於君君為察其誣而釋之人服其明州人樸  
陋不學君為作新廟學而敦勸之士始有齒於科目  
者又立社學列小學選子弟之俊秀者八百餘人教  
之讀書習禮而陋俗始變州人薄於治喪死者以席  
裹屍榆穿骨而瘞之淺土君為塋新儒十有三萬民  
始知送終之禮州俗多淫君下令婚姻不得論財以  
時婚嫁其男女怨曠者三千有奇而淫風始息又葺  
養濟院民之貧獨鰥寡者使無失所於是州人舊所

流亡於外者聞君之政皆相率來歸復業者至若干  
餘戶先是夏秋嘗旱君禱之即雨遂為有年越三歲  
麥大熟有一本兩歧或三歧五歧至九歧者民瑞之  
爭持以獻君辭不敢當人歌頌焉有螟生福山棠陽  
之境食黍且盡君以為憂比入州境螟乃悉死州東  
蒼山狼出害人君為文自責以告社稷山川諸神而  
狼斃於野時巡撫山東都御史賈公銓原公傑翁公  
世資相繼列君之治行于

朝三奉詔旌異之且進其階奉直大夫贈封其父母  
與妻 詔詞有公蕙之聲著于朝端嘉祥之治臻於

海國惟茲卓異是用旌褒之語未幾擢知贛州贛為  
江西劇郡簿書叢委狴獄充滿君為之明紀綱剔奸  
弊飭廢弛而政始有經日覽訐牒動以千計剖決如  
流察其至隱吏不得夤緣為奸贛州有商人舟貨夜  
泊江許而舍舟登岸觀戲者居民劉氏瞞其亡而攘  
取之商人訟劉劫其貨部使者史公瑾索其贓具存  
特寘重辟君悉其情力與辯得不死瑞金廖某持所  
殺人部使者陳公琦以廖當大辟將罪其二弟以從  
而加功君謂其弟雖膏操刀為從而死者惟有斃傷  
似非加功者陳悟遂減死論奪都民賴氏遭盜因誣

其仇家而新於府君訓之無他佐驗遂白其誣其用法平恕如此郡城東西薄江民無業者皆墜江依城為亘區之肆以謀衣食衛百戶王某求貨不得奏今有司廛之事下郡中君上疏極可其不可遂得不廛民賴之會昌城且圯武人守城者建白于巡按御史欲以民脩其七而軍乃三焉君謂兵將久私其地陸之利者宜任其責民貧不可勞也卒不從寧都地接建昌有議割寧都之半十地洛口以為新邑而隸之建昌者事聞諸

朝檄君會議君相其地不可邑且新邑之分富人

利而貧民之病也乃屬其民間之持不可者甚衆遂寢其事議者猶或非之未逾年雷震洛口山瀝為淵始服其先識云其為政之利民如此前郡守曹某始遷廟亭而兩廡皆草創為風所敗君請前部使者史公得白金數百兩而新之學制始備圖書考古制作大成祭器而釋奠始克成禮又築養正書院以脩小學之教簡屬邑秀民可儒雅者為之擇師而受業焉以康齋吳聘君堂脩鄉射禮使諸生習之於學以教其民庶幾得為國以禮之義會昌有洞曰常和民負其險固多強梗弗率凡有鬪爭輒稱兵相賊殺時或

有為亂者有司末如之何姑置之而已君遣二者老  
往諭之民皆俯首聽命願供贖後終君之去無梗化  
者其威德服人又如此在顛七年政方大行而以內  
艱去官服闋改知永平永平京畿近輔政繁賦重民  
不堪命君平其賦後理其寃滯而痛繩其怙勢奸政  
者一如寧海贛州之治而仁惠加焉其地北邊遼漠  
營衛四列兵部以君有才畧威望檄治邊防凡軍旅  
之在境者悉聽節制君時已得疾興行營衛一節令  
簡軍民肅然永平舊有義勇久不教閱君為增選至  
數千人除其戎器以時而講武焉君始得疾猶日親

政務久之弗愈乃上疏乞致其事當道者以君惠愛  
得民留之使卧治焉疾已不可為矣以成化壬寅九  
月九日終于任距其生宣德丁未十一月癸卯得年  
五十有六配嚴氏有賢行以君貴封宜人生子六長  
麟丁未進士次鳳早殤次騶善克家次熊次龍皆業  
進士未第季曰驥尚幼孫男若干女若干君為人長  
身玉立隆準聳顙姿貌魁魁傑傑識通敏遇事動得肯  
綮雖甚繁劇處之沛然為學博於經史子集務通大  
義不規規於章句尤喜高子平老不釋手為文根據  
理道明暢痛快如其為人平年恒自整飭暑不袒裼

日必公服謁母中堂然後退受諸子婦省謁常恨少  
孤親<sup>不</sup>速養奉承遺教罔敢失墜事生母太宜人以孝  
聞分極於寧海迎養於贛凡可娛心志適口體者無  
不為也太宜人耄而目昏嘗以舌舐之疾視湯藥衣  
不解帶繼遭大故哀毀枯瘠其治喪一以家禮從事  
不用世俗浮屠法塋時與兄廷用同廬墓側故土乾  
始歸事諸兄恭而有禮教子弟嚴而有方祭祀以時  
必精必潔享賓有儀必豐必腆三歷州郡每燭而出  
燭而入炎暑浹背而日不暇食嘗大書榜公堂云治  
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為己心於寧海則書吳隱之貪

泉詩於屏風以為警在贛又以戒得榜退居之齋卒  
於永平素無百金其飭躬勵行有如是者晚年涉歷  
既久造詣益深論事必先於義理之辨論學必貴於  
體用之全論士風必本於廉耻之謹語皆精當所著  
有凝香稿論喪禮書咏史詩藏於家嗚呼古之言良  
吏者曰以治得民君之為治可謂良矣少出緒餘試  
諸州郡而遺愛在人章之若是非以治得民者乎使  
天假之以年而究其用焉則其所就豈但為二千石  
之良而已耶可勝嘆哉諸孤奉柩南還以君卒之明  
年十二月庚申葬於甘棠鄉安山之麓謂予少從君



明年州旱蝗君虔誠露禱雨以時降蝗亦尋滅其後  
麥秀凶岐穀生九穗城濠有白蓮枯瘁者十餘年至  
是復華民以為祥而歸德焉部內諸惡少有秉凶荒  
為變者君以計擒滅之因請建十字路巡檢司以俗  
不虞民用安堵部使首以為能遣幣旌之民饑且疫  
君發所畜金帛以萬計賑之病者則濟以粥藥民求  
就食活者甚衆沐水善泛行者病涉君作舟以濟民  
懷其惠號葉公渡云迨九載將滿士民交章赴當道  
乞加職留任而巡撫巡按諸部使更以羊酒綵幣獎  
勞焉天曹特奏最遷秩而君俄以內艱解歸豪猾有

○楓山文集卷六

三十一

以非法事誣汗君者幸當道素知君為直其事卒無  
所汗蓋君居官嚴厲人無所售其奸故以此得名而  
亦以此獲謗君自是不復有仕進意然輿論至今猶  
惜其才不盡用也君天性孝友事祖父及諸叔幼咸  
得其歡心在官嘗分俸為養時適有輸金賜冠帶之  
令君即以俸金請給冠帶為祖父之榮及居母喪克  
謹於禮與諸弟相友愛當風日佳時率子弟具有輿  
奉其祖若父若季父周歷林園徜徉峴山之陽笑談  
為樂又盛營田宅蓄金帛以施予其姻族不少各群  
從子女有孤者助其嫁娶姊妹有適人而貧者資之

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吊執紼臨穴於是乎有  
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  
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  
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  
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後者乎然以  
孝子慈親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  
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  
者歟衢之常山有澹泊生鄭君仕耀者自幼穎敏強  
記博識斬然不群嘗侍厥考官游莆中從先生長老  
考德問道業進士受詩書兩經尤善於琴莆之人士

○山文集卷六

三十一

咸愛重焉其居家事父母無違禮又嘗修譜牒以尊  
祖肯堂構以遺後偉然奇器也夫何有才不壽弗究  
所志是因有足哀者卒之年僅二十有二子浪甫三  
歲濱猶遺腹歟配徐氏操柏舟之義寒燈孤幌鍊心  
石腸鞠孤養親餘二十載以節孝稱乃令濱克有感  
立爰始索諸名士大夫及君故所相知者得所為親  
詩若干首哀為一帙間因其季父侍御公過予為序  
予謂鄭君於是不死美有妻守節有子克家又有難  
弟致位六察顯融于時餘澤所被不既厚乎而詩為  
紳之詩又足以發潛德之幽光播芳聲於不朽豈

難露蒿里哀死之云哉君之目固將瞑於九泉而無憾矣是用序而不辭

抑齋陳君挽詩序

魁之父

曩子承乏僉闈憲事聞諸父老言閩江之上有隱君子焉問其人曰陳君叔復而詢其行誼之詳則曰君為故封監察御史仲昌之季子而翰林侍讀叔剛湖南憲副叔紹之弟也家世顯融而丘園自肯懷抱利器匱藏弗售以孝友之政施諸家以姻睦任恤忠厚長者之行儀於其鄉以儒者詩書禮樂道德性命之學教其子與兄弟之子禮致賢士大夫與之游處嘗

○嶽山文集卷六

三十六

語之曰吾聞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爾曹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為也故其從一江西方伯文耀鄉貢進士某與其子文用皆有得於義方之訓焉晚年益務脩飭自號抑齋南昌張內翰廷祥實為記之君之為人若是豈非鄉之善士也耶子時將造其廬而問政焉君已不復作矣子復以病免歸且十餘年聞文用以進士起家由潮州推官入拜臺察君亦以子貴推

恩追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子又喜君之不死也乃者文用奏

重書按治於浙間與予相見道舊故出詩一帙俾為  
之序予受而續之則君沒之後其鄉人夫所儀型相  
與歎歎太息作為蒿里薤露之遺音以相續者之謳  
與凡縉紳君子之思賢懷德不能自己而形諸嗟嘆  
詠歌者也是非平生行誼能使人感慕而不忘者不  
幾為涕之無從矣乎予雖弗獲識君而雅知方伯侍  
御之賢其文學政事表於時使魯無君子斯焉取  
斯有以徵諸父老之言為不妄也然則諸君子之詩  
所以發潛聞幽而哀悼之不已者亦豈無從之涕哉  
故為述其所聞序諸首簡使後之續是詩者得有攷

焉

繼慈哀些序

溯藩叅議衡山吳公某行郡之暇訪予出示繼慈哀  
此一編而泣告於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少  
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於愆期有孟光之志先  
少却公聞其賢求為繼室以鞠吾兄弟不幸于歸五  
載而喪所天則誓堅栢舟有共姜之節娶居匹處朝  
夕劬以供炊爨織績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於學卒  
成二子竝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翟母之織縷  
以隨方進者弗能過也晚歲以某貴兩相恩封某時

為戶部尚書卽官出使外藩得便道歸省承歡月餘  
方圖終養而竟以一疾奄然勿起其為悲痛可忍言  
哉不肖孤幼夫怙恃賴先宜人長育成就忒勤且瘁  
以有今日生不克養已抱終天之恨後又弗能昭示  
德養以垂不朽其何以慰吾親於地下乎所以發潛  
闡幽而相予之哀者幸有諸君子之詩在焉願吾子  
一言以序之也嗚呼世之為繼母者當夫存之時不  
困虐其子使之食棹花衣蘆絮者鮮矣况於盛年夫  
亡而能守節以成其子若太宜人者乎迹其賢行雖  
程穆姜芒慈母豈能專美於前耶此叅議公之所以  
感慕終身弗忘而諸君子之詩所以哀悼而嗟嘆之  
者亦豈無從之涕哉故為書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  
者得有考焉

栢軒軒挽詩序

栢軒吳公諱維字翼之湖南衡山浙江叅議某之兄  
也少游邑庠種學積文弗少懈始舉進士於鄉  
褒然萬列主司錄其文以式後學而不偶於春官以  
銓高等出宰靖安公明敏有節概蒞官三月而廢政  
益新宿蠹盡祛民方向化忽遭內艱歸以哀毀致疾  
而卒遠近聞之莫不驚嘆其故所相知者以栢

軒之學之材之懿宜有以昌其施也而不假之年弗究於用方引而遽過之既逢而復嗇之何其不得於天若是耶乃相率為詩抑按蒿里薤露之遺音以相緇者之謳以致其悼惜之意焉少叅公不勝其孔懷之感乃彙集是詩將以為柏軒不朽之托闡出示予而屬為之序予聞古之君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非是三者則雖貴傾一世富擬封君終與禽獸草木同腐耳其能不朽也者幾希然雖有所立焉非托諸文字亦豈能久乎若柏軒之學焉而文足潤身仕焉而政足及物其志固將有所立矣雖其身弗克壽三帝克酬未能就其所立而獲稱於當代之君子發其幽潛播諸聲詩使讀者思見其人而有無窮之悲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人之死者衆矣而子車氏之三良托于黃鳥之詩至今不朽則是詩所係不亦重乎此少叅公所以深致其意也予雖未獲識柏軒而辱游於少叅觀其歷敷所至卓有賢聲意必有賢父兄而信作者之不苟也故為序而不辭

守菴林公追挽詩序

大司馬三山林公書謂某曰吾先公守菴永樂中舉進士歷知州縣而終撫州知府逮事五朝三任牧

民咸有政惠天順初謝事歸休後以瀚貴三承  
恩典初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又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有

兩朝之錫命焉瀚既舉焚黃之禮矣復求縉紳諸公  
爲追挽之詩彙次成帙用慰先靈於九原子其爲我  
序之人之言曰近世人子於喪親之際皇皇望望哀  
痛迫切不能爲心故又托諸能言之士爲詩挽之其  
與薤露蒿里之歎以挽柩者已不同矣今吏部公謝  
世踰數十年非復衰戚之時曷爲而追挽之乎士或  
生而不偶志與克伸而死有遺憾使人悲哀痛惜而

不能已則有詩以洩其哀情今吏部公自少而壯登  
高科爲美官名聲昭於時利澤施於人其志無不得  
焉已非若彼之不偶者矣况有賢子孫世其德業文  
章遺時得位光榮碩大而荐承優渥賁于泉壤可謂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乃人情之所至樂亦奚以追挽  
爲哉予謂大司馬之志非可以常情議也其殆揚子  
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求言孝思者乎昔唐楊嗣復  
爲禮部侍郎其父於陵自洛入覲嗣復率其門生往  
迎元白諸公皆在焉常世以爲美談宋王溥爲宰相  
陳旆更爲樞密皆有親在二公嘗對客侍立終日客

不能安士大夫皆以爲榮位隆室  
非人子之至願也耶今雖贈官二  
公弗克享受於生前視彼之鯉庭  
尚有慙焉則大司馬永言孝思寧  
之日痛音容之不接而哀慕之若  
無作耶縉紳諸君子雖不及見東  
厥後之盛有若大司馬焉則其思  
而發於聲詩亦自有不容已者夫  
推本大司馬終慕之孝以序夫作  
是詩者得有攷焉若吏部公行業  
之懿與其惠政之

○楓山文集卷六

四一

績已具於墓文及他志者皆不著

趙郎中挽詩序

余交趙君有年爲尚書工部郎中  
稱而弗肯屈節事中貴人以故獲  
抵家不數日又以疾卒諸孤祥等  
天而奪其年不合於人而失其官  
有親弗獲終其養歟子弗獲視其  
抱無涯之悲圖所以爲不朽之托  
君戚甫爲述其行以揭諸墓而趙  
爲誌於幽堂其鄉之召勝與凡縉  
紳君子之知君者



莫不詩以挽之祥乃彙爲一帙而泣告於余曰先君  
之從游於先生者有日矣先生無一言以哀其死乎  
余謂有年之家學所自與其歷官行事具於誌述者  
詳矣余奚以爲言哉惟其志弗克伸身弗克壽人皆  
以爲不幸而有遺憾也予獨以爲不然昔人謂古者  
以死爲歸而所歸有不同焉其正直於生前而得其  
死者爲暇豫而歸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爲跛蹙  
而歸以至於困窮而歸屢鞠而歸欣喜榮顯而歸者  
皆視其平生之行何如耳今世有依阿泆忍乞墻媚  
竈以苟富貴者其行虧於前名穢於後包羞含垢以  
終身所謂跛蹙而歸弗其歸路者也若吾有年之所  
爲則官雖失而於道未之有失身雖沒而其善不與  
俱沒謂非暇豫而歸坦其歸路者乎是固足以無憾  
矣而又獲稱於當世之君子詠歌嗟嘆以發其潛闡  
其幽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  
七十有七人其間豈無有位而貴富者然皆泯沒無  
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爲烈蓋以黃鳥之詩存  
焉耳則君之所托以求其存而伸其志者不在茲乎  
故爲書諸首簡以慰君於冥漠且釋其親與子之悲

趙生惟寅挽詩序

邑庠生趙微字惟寅自少穎敏好學讀書過目成誦  
其在學與士友講論經義必反覆詰難弗明弗措而  
作文則默坐沉思俟得意成章然後操筆書之未嘗  
更易一字人以為腹稿云凡提學憲臣考校諸生恒  
居前列而不偶於主司累舉不第其居家有循行父  
兄宗族皆悅其孝友人無間言其父忽患中風不治  
哀慟罔極毀瘠骨立因而致疾亦不久而繼亡得年  
僅三十有七其所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所就豈  
可量乎固可悲矣其妻章氏予之女也淑慧貞靜不

妄言咲能恭上而惠下內外宜之不幸屢孕不育亦  
遭疾而先卒遂以無子惟寅歿時惟一媵抱幼女呱  
呱而泣其弟做因以子思桂為之嗣其負不孝之愆  
不尤可悲乎其平日交遊之親厚者皆來奔問而會  
哭夾聲既又惜其有才不壽而發為咏歌嗟嘆之辭  
以致其哀悼不已之意焉今年春外甥思桂忽來告  
曰先君泰居甥館荷教多矣但其不幸蚤世而齋志  
以沒不肖孤時方在蒙童未有知識不能乞銘以致  
其辜不孝之罪大矣賴有先友諸君子哀挽之詩在  
焉今哀聚成帙願得一言以發明作者之志以垂示

後人則其生雖不偶於時死或有聞於後雖死無憾矣予謂惟實力學而未能揚名以顯其親居喪而弗克終制以報其親又爲冢嗣而無子以承宗祀其不得乎天者若是自世俗觀之誠有不能無憾者然其文學見推於士林而行義獲稱於鄉黨則得諸天者亦云厚矣又有文人才士爲之詩章以發著德之幽光而播芳馨於不泯則昌黎所謂命雖云短兮其存賈長亦何有於遺憾乎故爲書諸簡首使讀是詩者得有攷焉

梅所夫婦齊壽序

以下壽文

○楓山文集卷六

四一

閩文獻之邦莆稱最古賢俊之流芳載籍與今之薦紳先生位顯融隆聞望者某既得仲休光拜下風矣御山林泉石間或有高世之士潛德弗耀者竊有慕焉而未之聞歲丙戌莆人黃仲昭以明經登第某辱同年且同官因得諮所未聞仲昭爲予道其舅氏梅所先生之賢曰先生姓鄭字士芳別號梅所系出南湖太府後自侍御伯玉而下世載厥美以學行教諭閩縣諱彥成者先生祖也博通經史以詩文楷篆名于時爲太學生諒力久者先生之父仲昭先外祖也先生聰敏博學家學有自居鄉以齒德爲衆所式凡

羹商鬻時至即爲之也昔人以梅爲花之儒者其先生之謂乎若夫群士大夫之作大篇短章春容古雅所以尊高年頌耆德而發揚賢宅相祝願之情者無所不用其至蓋非特爲先生壽亦以幸斯文一脉之所由也予故序而不辭

章靜菴壽詩序

鄭章元益與某同第進士讀書翰林且譜系俱出浦城邵文簡公兼有宗盟之好相得懽甚居歲餘元益每對景輒愀然有不豫色詰之則曰鑑奉命大人來舉進士京師以業未就因留學焉今茲始得一第然

○楓山文集卷六

四十六

旨甘滷醢之養定省起居之間曠焉者七載欲歸侍則繫於官守迎養則遠不可致况吾父今年甲子一週夏五月七日其初度也此尤人子喜懼之日而鑑越在異鄉弗得躬奉一觴爲壽白雲之望能不慨然于懷某曰不違將父在古有之豈惟今日且元益之仕親志也使子而家食雖無離憂父母之心或者不若登第之樂乎子能秉德蹈道恪恭王職不虧乃行不辱乃親則足以樂其心不違其志矣用是爲養雖三牲五鼎殆不足爲多也况尊翁靜菴先生年未甚高耳目精明筋力強健鬢髮猶未種種福祿方且綏

之非日薄西山之比子能日宦成謁告而歸承顏膝  
下亦未爲晚何庸若是戚戚乎元益曰雖然於吾心  
終有不能釋然者必有以少致吾意焉而後可於是  
同遊翰林者感元益之義皆曰盍爲詩祝靜菴之壽  
俾元益持是歸獻其親厥兄若弟當綵舞之餘採四  
明之芝酌鏡川之酒取而歌之爲壽觴之勸則靜菴  
聞之必益喜食而飽酒而醉心安而身愈康矣當是  
時元益雖不在左右猶在左右矣元益起而謝曰是  
所願也遂摘行葦詩壽考惟祺以介求福八字爲韻  
分而賦焉元益謂某家人也不可以無說爰命序於

楓文集卷六

單七

首節其竊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靜菴之善行吾雖  
未悉其詳然觀其耆而艾熾而昌有子賢以孝則天  
之報施之厚其必有以取之次非偶然也由是而加  
栽培焉天之所與將不止是必有以符群公祝願之  
辭矣是用序而不辭

徐母程氏壽詩序

未康徐生訪介其父友宜興司訓應君來過予曰物  
之先君子明經脩行植志不凡以友善爲未足盡  
南都從名士大夫遊處者德聞業而聞見益博造詣  
益精業成而歸後進之一多師事焉夫

不負所天克成令子婦道母儀兩全無愧徵諸中庸  
栽培之說固有必壽之道然未及為壽之至也若猶  
欲以契壽姜媼以穆哥顏氏孟母以丘軻壽四母者  
之壽與天地相為無窮豈非栽培之大者乎生之兄  
弟能希賢希聖學而德進仕而業廣達為稷契而窮  
為孔孟則其所以栽培孺人之壽者又奚止於一世  
之長而已耶此吾鄉人士友之所深望者苟徒養以  
六百石之祿而榮以朝章墨綬之華朱緋銀魚之貴  
為安仁之花前板輿為楚來之堂下斑斕獻幽風介  
壽之酒歌闕官燕喜之頌不過世俗之所謂壽親者  
耳殆未足以究生兄弟之志也吾故為表而出之以  
為群玉之引

望雲祝壽圖詩序

子友盛君廷琮居太學者三四年矣學勤行修不自  
矜術六館士無少長咸喜納交於君譽之者喙相鼓  
也性恬於榮進雖舉進士數不利亦不以屑意惟日  
念二親垂白在堂溫酒滌隨不時親也恒欲謁告歸  
省以拘於令不果今年春二月朔適乃翁克高壽懸  
弧之旦上距所生蓋三百有六十甲子矣君思悵然  
不能為懷時或登高東望若有見者爰取昔人望雲

之義命丹青者貌而圖之薦紳交游之士復為詩歌  
誅其事君彙次成軸持讀某曰太學何蓄義不歸十  
年甘旨誤親幃吾咎大矣今將以是歸壽吾親子庸  
無一言乎其聞之瞿然人之少也慕父母已而遷於  
少艾衰於妻子卒乃移其慕于仕宦不得而熱中者  
比比也若君年踰強仕未沾一命猶繼、於其親者  
蓋寡君可謂加於人數等矣苟克是心當自有足壽  
其親者尚何假乎望雲之祝耶雖然君之志我知之  
養親者不以口體而以其志壽親者不以一世而以  
萬世之人固有貴於金張富於朱頓三牲而壽于  
層子葵者

楓山文集卷六

五十

望雲年久稱列  
片玉齋藏書

金為壽者矣而卒於草木同腐曾不能少延其親於  
一日彼豈不欲壽哉願壽之者非其道耳秋梁公立  
馬太行目斷飛雲不過一念孝思之誠非有驚世駭  
俗之行然天下後世莫不景慕其人稱頌其事不置  
遂使其親之名之壽至於今而未艾傳所謂去之五  
百歲其人若存者公其似之矣是果望雲之能壽其  
親耶抑亦公之平生所以顯揚乃親而為之壽有出  
於望雲之外耶立身行已如公樹勳揚休如公忠孝  
大節如公則今日鍾阜之雲亦前日太行之雲也尊  
翁之壽又可量也耶君其勉乎哉某也魯辱君之知

最久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不敢爲世俗常語而以君子壽親之大者廣君之志云

菊泉怡壽詩序

李守名汝嘉

衢州李侯泉南人也起家進士以尚書戶部郎官來爲是州視民之所欲惡而弛張之摧姦強惠貧弱大修郡縣之學以敷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圯壞者亦時葺之弗忘武備焉既六載而績用有成田里熙熙無愁嘆聲侯未嘗自以爲德方且爲伯玉之知非益勤其所未至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者侯其有焉乃季秋二十四日適侯初度

○楓山文集卷六

五十一

距其生甲子已三百矣而來者未可既也庠序之師諸君祺告于衆曰侯之勤于政仁于民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矧吾與二三子者無小無大從侯于邁可無一言以爲壽觴祝乎維茲之日菊有黃花聞古之人有飲菊水而壽者蓋亦以是播諸歌詠乎衆皆曰然遂摘取蘇老泉詩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食英飲其水二十字爲韻入各以其韻賦詩爲壽而題其卷曰菊泉怡壽云詩既成諸君以予於侯爲舊契使其徒某持以示予屬爲之序嗚呼自天下郡縣以來今之郡守猶古諸侯也故詩人之祝其



也。以壽而祝之壽者，免以物為况。若閔宮之崗，  
陵天保之南山，松柏是已。夫崗陵松柏，物之壽者，未  
聞壽人也。詩人猶有取焉。若菊之為物，雖不以壽名，  
而能壽人，其見於神農書風俗通，以及諸傳記之所  
載者，往往可徵。况其早植晚發，黃中通理，燁然獨秀，  
於風霜搖落之際，又有君子之道焉。奚翅松柏山陵，  
為物之壽者哉。侯之生維菊之時，侯之賢比德於菊，  
而衢之所亦多菊之地也。以若人守若土而服焉，其  
壽宜何如耶。諸君之詩，所以反覆詠嘆而不能已者，  
其意豈異於天保閔宮也耶。雖然，侯之壽，豈以一身  
為哉。其推之醫國庇民，衛人之痒痾疾痛，天昏札瘥，  
者咸有瘳焉，則衢之水皆菊潭也，衢之土皆壽鄉也，  
而奚止於一身之壽哉。然猶未也。其進而羽儀於天  
朝，又將移其所以壽衢人而壽天下，則侯之為壽，不  
尤大乎又余之所深望者。

文山先生六十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瑞，奮乎太末之墟，而節行文學卓乎  
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哀然魁薦比入。

京師游

大學六館之英，歛筆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

萬曆辛亥冬十月

楓山文集卷六

五十一

晉孫章有德補刻  
片玉齋藏書

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  
偶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  
俛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  
乃獨侍翁慎齋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  
數歲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政施厥家而  
宗黨外內莫或間言蓋其爵以天不以人也誨人講  
學爲文疊疊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尤  
倦倦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  
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履常滿隨其才分咸有  
所得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表若是而歆

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  
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茲之歲又復  
正三八月巳酉其初度也以絳老之例推之蓋歷三  
十有六十年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爲壽未  
可量也吾黨之士某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  
愿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爲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  
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所能爲也其可以祝  
而得哉天之生物哉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  
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  
之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

鄉其玄孫曰吉甫仕唐爲青  
山務稅使又遷于九子  
山之社溪八世而潛江令太  
五世而九華山人諱巖以詩  
州學正諱祖生以儒名家  
子諱貞於某爲大父仕  
有治聲後以註誤左遷儋州  
子胤胤孤立洪武末又以書  
記絕矣先君雖流離兵間日  
充厥宗凡所以爲光前裕後  
家牒更世變不存懼後人之  
迷厥所自也乃即其耳

○柳山文集卷之

五十四

所及知者自九華山人  
不非記憶者則闕焉以  
朱字于青陽世德之美世  
去焉吾之罪也一杯麥飯  
詣某法而識之不敢忘居  
其爲悲痛可忍言哉不  
以科第起家竊祿干  
知先君以

恩贈南京刑部主事曩  
陽展掃先隴而先人  
地而築室以居不敢去  
墓也間又訪于鄉之父老

矣昨歲癸亥予蒙 恩起廢備員青監則時甚同眷  
之士在南都惟夏官員外郎董君廷式而仕於

朝者亦惟吳君晦叔焉聞與童君相過從談舊故未  
嘗不嘆歲月逆邁吾生易老而久要之落落如晨星  
也童君又言晦叔爾時年方英妙今亦艾而耆矣九  
月十日其初度也願丐一言以爲之壽予謂晦叔家  
世之賢內行之善與其藝業之精前秋官主事差君  
仁夫之文已嘗稱述而推本其所以壽者美矣備矣  
予何假於贅言哉敢謝不敏而童君索之不置乃作  
而言曰吳君爲黃帝之學者也吾聞黃帝岐伯之書

有所謂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而壽無終時  
者有所謂淳德全道和陰陽調四時而積精益壽者  
又有所謂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怡愉自得而亦  
可百數者是皆吳君所素習能得其術則於壽其身  
也何有哉然黃帝之道不獨是也其傳於吾儒者有  
丹書之敬義充極其道又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壽國  
家於千萬世之久而無滅廢是奚止於一身之壽哉  
所謂上賢鑿國者也吳君世業儒而教其諸子皆以  
儒亦有得於是乎否也君以伎駸駸進用尚亦以儒  
而鑿爲今日之岐伯上以致 吾君於軒轅下以措

斯世於仁壽則其壽不尤大乎在勉之而已童君曰  
此正與君所欲聞者請書以爲壽觴之侑

壽徐希曾七秩序

吾婺爲浙水東文獻之邦由宋以來名公輩出立德  
立功立言者與風義繫表表于時他郡莫及焉而今  
世之士罕有聞者予嘗悼徽音之莫嗣爲可愧也近  
以衰晚蒙恩起廢來官南雍始識永康徐君希曾  
以明經登第官刑科給事中侃侃論事不畏強禦有  
古爭臣風既而以母老奏乞便養得改南京工科論  
事益切權幸則目有中傷之者幸天鑒其忠卒以

○樞山文集卷六

五

無虞而志不少挫其所獨立當不止是庶幾振起頹  
風於鄉邦先正有光焉後生可畏殆非虛語然意其  
必有所自也忍太學生某輩來告曰徐君之母太孺  
人樓氏宋樞密襄靖彥輝之裔而武昌守仲和之孫  
女也爲贈刑科給事中仕家之配在室而勤女事姆  
訓是閑于歸而佐奉養婦德用光不幸蚤喪所天含  
哀茹苦維持門戶堅柏舟之節晝夜劬鞠其七子  
以長以教備鴻鳩之德其長若仲皆力業成家卓卓  
有立而希曾其季也居官有聲推恩及親太孺人童  
顏鶴髮洩洩仁堂翟冠霞帔命服有耀固宜其多福

綴之而壽考介之也乃弘治乙丑年躋七十九月十  
有七日其設悅之辰也希曾陟配有懷白雲在望將  
乞假歸省而奉觴膝下以稱壽焉適 朝廷推選廷  
臣之賢出佐方嶽而希曾有廣東亞魯之命而星軺  
玉節使道故鄉緋衣象簡戲舞於庭以樂其親此人  
生之至榮而吾鄉之盛事也南都士夫莫不爲詩以  
歌咏其事希曾彙爲一帙將持歸以爲壽觴之侑願  
先生一言以序之予既重希曾之賢而又樂其母之  
壽也乃作而言曰世有斷織之母而後有以進其子  
之學有倚門之母而後成其子之忠使非有孺人之  
貞善希曾何以能若是乎是宜 諸君子之侈爲歌詠  
以祝其壽也昔朱子壽劉忠肅之母卓夫人也其詩  
曰曠言古人類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吾於壽母及  
希曾見之又曰生朝舉酒天香發賤子當歌魯頌聲  
則諸君子有焉某也不斐之言莫能罄其祝願之私  
敢誦是詩以爲太孺人壽希曾往而旬宣外服其尚  
以忠肅之德業勲名自勵益綿孺人之壽於無窮則  
於先正諸公可匹休而並美矣豈徒鄉邦一時之榮  
而已哉

頃予被命起自休退備員南雍凡吾越諸君子之在南都者不鄙老朽感辱與游而侍御葛君尤相厚善君世家上虞由明經登第出宰五河尋以治行優異擢拜臺察慨然有澄清志肅寬度補袞闕別臧否糾姦憲達於大體而不事苛細凡所建白乃切時政公卿大夫莫不賢之予竊以爲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必有所自矣已而君介其友大理陳君勉之程君瑞卿來告曰侍御之嚴君澹菴先生者居於市不爲市之道讀書好古而立園是責以勤儉裕其家以孝友爲其政以義方教其子姓時或鳴琴賦詩宴遊爲樂

○楓山文集卷六

五八

益深得考察之趣者弘治壬戌以侍御貴

勅封文林郎五河知縣今年又承恩詔得同其子服色先生與其賢配孺人鄭氏年皆七十餘矣季冬望日與孟夏六日其垂弧設悅之辰也童顏鶴髮洩洩在堂身服翟冠輝煌里閭此人生之至榮鄉邦之盛事也適侍御以公事趨朝得便道過家省侍因命工繪山海齊壽圖而縉紳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將持歸爲壽觴之侑願得一言以序之于澹菴未獲一面將奚以爲言哉敢謝不敏而二君以爲侍御之意不可虛辱也乃作而言曰世之人子莫不

願其親之壽而親未必皆壽親亦莫不願其子之賢  
而子未必皆賢願者牛毛遂者麟角人皆以為壽天  
賢否之命於天而不可必也然而傳曰大德必得其  
壽曰仁者必有後又若有可必者其故何哉蓋天之  
生物栽者培之理則然也今以澹菴為之父而伉儷  
皆壽福祿來崇以待御為之子而高第顯官榮及所  
生其父子所願無弗遂焉謂非天之可必者耶然非  
有以栽之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嘉嘆而咏歌之  
也夫澹菴既栽於前而獲其培矣繼今侍御其尚益  
加栽植以答天貺樹勳揚勳而流芳竹帛若鄉之先

楓山文集卷六

五九

正杜祁公李莊簡劉忠公為則天之保佑申重以培  
乎澹菴者庸有既乎其福祿壽考殆將與南山之不  
騫不崩東海之不盈不虛者同乎無疆而大遂其所  
愿矣夫豈止於一鄉之榮一世之長而已哉斯固侍  
御繪圖之意也爰用書諸首簡以為群王之引

壽松圖詩序

吾邑著姓稱靈湖郭氏自其先曾祖某翁積德累善  
用昌厥家若子若孫世載厥美以培以植益人以豐  
再世後官部署職臺憲者相望伯仲間逮今中舍君  
又以科第起家為時顯宦群從子弟皆彬彬文雅有



謝庭玉樹之風簪纓之盛異產之富甲于一邑其崇  
子曰時端者中舍君之伯兄也質良行淳篤於友愛  
尤善治生克亢其宗景泰中嘗以入粟餉軍

賜冠帶又嘗糴他邑穀貸放人之飢弗入其息自築  
別墅一區名曰湖東草堂屋外環樹松竹翠色落牕  
戶間可玩几上無長物惟古人詩一帙暇則取而歌  
之以自適客至治具相飲微醉輒罷其積財能散蕭  
散不群有如此者今年某月日春秋五十中舍君貌  
壽松圖索諸縉紳詩以爲壽觴之祝俾予序之昔人  
謂松有正心勁質用固其本君子儀之請以松爲時

端壽可乎名門右族其生也得於天者固厚而所以  
養其生者又無不厚其於多福之綏壽考之介蓋有  
不期而然者譬若松然托根高岱之間其地幽其泉  
深其土沃夜氣之息時雨之潤沆瀣之華注於內日  
月之光薄其外而牛羊斧斤不能近焉固宜其生意  
勃勃敷榮暢茂鬱然喬然拔地千尺其高干雲其大  
蔽牛挺然獨異於凡木也諸父昆弟比此顯融而獨  
托跡田里無榮進意松之深林獨秀不與紅紫而爭  
春贏於財可推以及人松之有子可以薦豆蓬有苓  
足以韋餌也春秋之富垂垂半百而肌髮畧不少變

耳目精明如少壯時耄耋期頤蓋將進而未艾松之  
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攘水霜實歲寒而後凋也繼今  
而往益修孝友敦睦之行忠厚長者之風刑於家而  
薰及其鄉使年彌高而德彌邵異時

國家崇三老五更之典養憲也乞言也將有取焉是  
又松之柱明堂棟大厦無施而不可矣嗚呼時端其  
敬勉之哉中舍君有取於松而爲君壽者其不<sub>是</sub>是  
也耶予故推廣其說以爲群玉之引

泮宮介壽圖詩序

姑蘇楊君某之訓導蘭谿也迎其母以就養其明年

○樹石文集卷六

卒一

爲成化甲辰母夫人高年九十矣顏童髮鶴食飲步  
履畧不少衰爲壽有未可量者是歲之孟冬二十四  
日則設悅之辰也時在學之僚友諸生與吾邑之大  
天以及縉紳君子之老于其鄉者相率具酒肴命工  
作樂高會以慶之楊君用楚萊故事烏紗繡服戲舞  
踰躑奉觴爲壽其樂融融邑人歆慕而聚觀者蓋如  
堵焉於是掌教事永新賀先生貳教吉水宋先生合  
辭而嘆美曰是非獨楊君一家之榮蓋儒林之盛典  
而風化之所係也盍各賦詩以紀其盛衆皆曰然好  
事者因遂繪之以爲泮宮介壽圖二楊君會萃成帙

俾予爲序 惟諸君於泮宮飲酒豈非有得於古人  
泮水之義 請誦是詩以爲壽夫庠序學校者先王  
國老庶老之養皆在焉楊君之養得其地矣而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則壽之得其道詩人之言曰既飲旨  
酒未錫難老吾於壽母見之 國家建學立師將以  
申孝弟明人倫也使師儒以言爲教曷若身教之爲  
易耶故其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吾於楊君見之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異  
時風化之行則濟濟多士豈無克廣德心而篤於孝  
悌者乎若大若小又豈無從君于邁而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者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天下皆壽域也  
是豈但爲一人之壽而已哉楊君之孝於是爲不匱  
矣繼今其益篤不忘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則天所以  
壽君之丑者庸有既乎既多壽祉黃髮兒齒予也又  
將賦闕宮之八章以爲頌君其勉乎哉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七 五世孫務重輯梓失頁

從弟井菴居士泮編輯

毘陵後學毛憲校正

序

送進士還鄉序 以下送行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觀詩序見其有所謂風  
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曳裾裘  
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  
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  
子于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

○楓山文集卷七

乙

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  
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  
子所當為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  
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

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  
懋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陸  
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  
其親老其問學以俟召用又與苑張之歸觀者適相  
似君之行也吾不敢以柳之言瀆君聽敢推明韓之  
所謂進於道者而贈君可乎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具

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  
君歸尚當讀所未讀之書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  
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  
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  
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試厥政於一家則內  
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鄉鄰州里凡其事親事  
長處已待人應酬交際之間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  
心而無慊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內外而無怨則身  
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  
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踪  
古人不為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  
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  
徒充經笥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  
皇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懋不肖無似願與  
君共加勉焉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丁亥在京作

武義金先生以晉江縣文學官滿考來京師選曹秩  
其最拜安慶郡博士將行別其友章懋焉言為贈某  
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先生其知之乎聖人之道  
何體有用者文其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其文六經

子史其用澤潤，生民歸于皇極。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于此，出其門者，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多爲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嗚呼！國家建學立師，以陶冶人物，隆化美俗，豈固欲其如是而已耶？安慶古舒州也。舒昔有文翁者，爲蜀守，尚能使蜀文風比鄒魯，則舒人之知學舊矣。又况有游定夫道，德之澤余廷心，忠義之化存焉，則其人必多賢豪之士。不溺於世俗之學者，先生好古，道而邃於春秋，久爲教官，其得士譽良師也。今茲蒞教，是邦章句舉業之外，盍亦從事體用之學，以復於古乎？他日，教道有成，則棟梁棟，稱之詩，又當爲先生賦之。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之翰林，聽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

中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克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  
大其事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  
也惟時在列之士閭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  
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甯陽黃仲昭  
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  
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畢廷珎新淦  
何惟一山海鄭克脩甬東草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  
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  
髦而懋之不自亦獲廁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  
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惟報稱相與切磨

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  
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  
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  
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  
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  
懋衡與其皆為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益  
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  
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珎  
水部出視事于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  
踰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

孔易判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  
舊睽隔矣已而以言者留請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  
易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爲南陵丞惟貞  
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叙  
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觀過此某等又相  
與哭而送之江之漭追感疇昔寧不爲之慨然也耶  
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于館人者四閱月  
因得數相過從間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  
人亦往往啣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  
矣因相與竊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

存歿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况於數十年之後三  
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  
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  
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  
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  
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  
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  
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  
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願因世美以諭諸同志尚能  
於人事不齊之後不怠又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



夫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叙此於簡首  
以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井菴林先生貴實簡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  
誼推高一時其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其董畿內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爲教士類翕  
然宗之居無何以疾在告蓋家食者十餘年矣茲復  
奉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刻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  
惠孚商農胥悅未朞月事皆就緒凡咨諏所及知無  
不言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衆方仰其有

○松山文集卷七

六

爲而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命未下聞

代者至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璽書符印而

飄然以歸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

在職者僅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

公重其去咸賦詩爲餞而題其卷曰急流勇退蓋取

宋錢宣靖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既成提學憲副

以其嘗受知井菴俾爲之序其辭不獲命乃作而言

曰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

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

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然富貴不能有爲於

當世退鳥獸不能補於名教惡在其  
爲進退也耶姑以宣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  
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  
時固非徒進者矣又其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  
而蹉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  
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  
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於宣靖之  
爲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  
哉夫以宣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麻衣獨以急流  
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益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宣靖則

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  
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味嘆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  
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爲無故而苟去  
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宣靖之行高  
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爲者可但如是而已  
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菑某也敢爲先生誦之

民誼六詠序

莆陽林君居魯文行甚高而植志不凡起家進士爲  
吾郡節推善于其職民謹然誦之乃三載考績以治  
最聞召拜尚書工部郎官去之日郡中諸父老之賢

者感惜其不可留也相率爲歌詩稱述其美彙而成什號曰民謠六詠以贈其行君辭之曰沂以非材試茲郡吏朝夕惴惴焉唯受直息事以獲戾父兄弟是懼茲得免於罪焉以去吾之幸也其何以堪此不虞之譽乎父老咸曰行而有贈古之義也昔劉寵以會稽守去爲將作大匠山陰老叟持錢奉送寵爲之選受一錢蓋不于其物于其情耳今君侯志潔行高吾儕小人不敵以錢相浼惟是樵歌牧唱道其惓惓依戀之私亦情之弗能自己者君侯其忍恻然於吾民乎君乃笑而受之庠序之士董遵雅善於林君乃

持是詩而來告曰斯亦吾邦之盛事也在謙之九三勞而不伐林君以之在益之九五有孚惠我德吾民以之二者皆可書也蓋爲之序而待之庶異時有陳詩而觀風者尚有攷焉嗚呼古之良史以治得民者往往播諸謠咏若鄭有輿人之誦魏有邠民之歌與漢世漁陽桑麥蜀中之襦袴是已世衰道微吏無善治誦聲之不作久矣君爲一郡法曹而遺愛在民章章若是况於守專城位方岳乎其亦庶幾古良吏之風哉世之好名者孰不修是以爲美談而辭之不自居焉其志爲何如也豈未足於吾民之謙虞而欲其

皞皞者乎是。何止於勞之不伐而已耶。吾知君之去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必將以王道左右吾

君布宣關雎麟趾之化於天下。而一其道。德同其風。俗使二南之什。康衢擊壤之音。復興於今日。視彼列國兩漢之吏。汨風斯下矣。而奚以區區之六詠爲哉。君行勉之。予日有望焉。姑序是詩以爲之兆云。

送賀教諭深歸永新序

永新賀先生。示濟蚤受易於故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文安劉公。講學爲文。皆有師法。由江西壬午鄉薦。登進士乙榜。歷思臺。應天司訓。再轉而教諭蘭谿。至則

嚴條約以課諸生。凡先王詩書禮樂大小學之教。靡不相與誦習。而服行焉。學者喜於得師。爭相奮勵。考德問業。期于有成。夫何一日。先生揖諸生而告之曰。吾否德固以模範多士。顧老且病。又弗克夙夜勤而于學。吾其歸哉。矧吾兄弟分異久矣。茲將奉先人遺教。脩陳江州鄭浦陽家法。合千指同爨。以食吾於先人爲嫡於兄。弟子姓爲長。凡家之祭祀婚冠。若外內細大之政。皆吾尸之。匪躬之行。曷儀刑于我後人。吾必歸矣。諸生相顧駭愕。有若寒之禠。表涉之亾。楫也。相率謁邑宰。郡守。部使者。丐留甚苦。諸當道者。諭留

甚至先生皆不顧竟治任歸米隆姜麟輩以十年老  
門生弗勝其惓惓慕戀之私乃走予山中徵言爲贈  
子辱先生知最舊且嘉其去不容默也乃喟然嘆曰  
善哉先生之歸其爲教也大矣人之言曰仕而不得  
其職則去古之義也今諸生之愛慕與當道之勉留  
先生非不得其職者胡爲年未及謝遽請納祿若是  
其忽然乎豈青氈絳帳弗若長枕大被之安且適耶  
抑亦子弟之樂父兄有甚於英材之樂育耶予獨以  
爲未然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家之不教如  
教人何先生之去位而家教者夫豈忘情於諸生哉

○楓山文集卷一

十一

亦以言教之弗如身教欲學者歸求之有餘師耳唐  
陽城以進士歸隱中條山兄弟友愛奴亦化之薰及  
晉鄙悉爲善良及爲國子司業而生徒斤斤皆循法  
度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其教之不肅而成者自家始  
也陽公由其家以教於國先生則以教於國者反歸  
其家所施之先後不同道則一耳諸生有得於是焉  
必知天倫之重於人爵矣必知仁民愛物之始於親  
親矣必知士君子之貴乎難進而易退矣其爲教顧  
不大邪先生歸矣尚益修孝友之政以御于家以化  
于鄉則西江之上豈無薰其德而善良若皆之鄙人

者乎 明良在上寤寐英猷又豈無用陽公故事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先生爲諫議爲司業而教成于天下者乎若然則其教之所及不但吾黨之士而已斯又予之所深望者故因爲別而致其愛助之言離索之懷所不道也

追送謝侍講鐸赴召後序

聖天子肇位四海弘闡大猷聿隆繼述 詔起侍講謝先生于家食以脩

憲宗皇帝實錄先生如京師取道吾婺中書王舍人允達率諸士友祖餞雙溪之澹衆各爲詩以侈其行

○楓山文集卷七

十一

王君既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賢者序其前矣然引而未發也某辱知先生最舊適有他故弗遑走送意甚缺然將欲贈之以言而茲行之端由非淺薄所能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先生可乎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所謂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宗孔氏而要其志行所歸有弗畔焉者寡矣先生少明孔氏經取進士高第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既而有所不樂逮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稔作會總亭於祖塋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脩德立功揚名

顯親者莫非從事于孝經之行也其在先朝嘗與修  
燕廟實錄稽合同異褒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  
今茲聞 命又愔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  
者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  
猿驚鶴怨爲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鈿金匱  
石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揚洪烈彰緝熙表忠直  
黜奸佞大書特書上成

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絕以幸天下後世謂爲善學  
孔氏者非耶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  
春秋蓋有不得已焉今先生上遇

楓山文集卷七

十三

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啓沃凡春秋之惇典庸禮  
命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  
之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志之云乎先生其尚  
以春秋之筆而窺定典謨之書哉不然則以行止驗  
天機若朱子送籙溪之云者亦莫不有孔氏家法存  
焉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今日者也先生行哉  
其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領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  
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

用也安得真儒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耻哉吾友  
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校先生得考  
亭再傳之學于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  
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

太祖而身歿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  
年弗永皆未覩為儒之効譬之火馬久齮必發譬之  
水馬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  
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右今聞日昭且  
駸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為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  
所待耶今

楓出全集卷七

十三

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群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  
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為言者部  
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  
又勸駕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  
曰儒道其尊矣乎爰即其道路所經分為十詠各賦  
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  
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  
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  
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  
在人天人文至則其道有弗尊者耶今先生之歸未



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  
者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  
峽峽易缺皦皦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  
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弘遠謨以裨新政奉

明主於三代之隆母使儒為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  
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  
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為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  
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  
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穀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楓山文集卷七

十四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  
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  
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  
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  
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  
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  
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 國家故典  
凡學政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  
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異  
也今

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  
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效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  
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為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  
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博由西安教諭未滿考  
而躡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乎  
故士林雷動而欽慕焉鄖故為襄陽屬縣僻在西南  
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豈有竊弄潢池  
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

星化而悉附於板厠物衆地大由是陞為郡焉其郡  
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

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  
重皆異於常焉則其為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  
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尚辭賦而獨明體  
用之學故士風為之不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榱  
桷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  
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  
舊染之污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  
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為文翁之蜀常袞  
之闡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茲乎其門人以  
其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其竊惟先

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  
矣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  
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  
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  
愚言爲然否

送吾教諭翁之天長序

開化吾君廷順登進士乙科授天長教諭將迎其尊  
翁文山先生以就養謂予辱游於文山有世契之厚  
也過而言別丐言爲贈昔房景伯以身之事母化貝  
丘則君之爲教得矣予何假於言哉天下有至德要

道得於降衷秉彜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存  
不桀亡體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  
下莫不治且平者其惟孝乎孝之云者豈徒溫清旨  
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  
立身自其體髮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  
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  
咸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莅官而  
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  
所謂一德立百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  
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

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凡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此而求之他道乎故當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若君陳以孝友佐成王化東都張仲以孝友事宣王致中興其治俗美非後世所能及者謂非師得其人而教得其道乎三代而下吾惑焉建學立師徒應故事設科取士專尚虛文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學術之壞若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惟我

聖祖憲天立極悉屏前代之陋習而遠紹三王之遺

孰合天下郡縣而學校之萃天下俊茂而教育之其  
列聖相承而  
聖誥訓臣氏獨詳於明孝之章  
列聖相承而  
以孝順五倫諸書嘉惠萬方其隆化美俗之意蓋  
與古之徵五典脗人紀而叙彞倫者異世同符也而  
今之職教事者往往以操鉛槧課誦讀工文詞為務  
未免因循故習吳能深體  
朝家教學之意豈不重  
可嘆哉天長為中都屬邑密邇

皇化最先且久其俗素稱醇厚其人昔有朱壽昌者  
以孝聞天下而筮官所至皆有善政流風餘韻豈遂  
泯乎今君奉親而臨教是邦祿養之外凡可以致孝

無不為焉然後推所得以淑諸人又因其俗所固有者而開導焉振德焉則人心同然旨我發之孰不感奮而興起乎其時教化成而人材盛風俗美必將有出乎舉業文字之外者矣君其勉乎哉

送韓太守燾入覲序

吾婺為浙水東劇郡賦煩役重民囂健訟素稱難治守牧之任恒艱其選迺治丁巳平鄉韓公宗仁以尚書憲部郎中惟良折獄廉慎有聲式膺推選來殿是邦始下車剴弊澣汚視民之所欲惡而罷行之不為苛察鈎鉅驚愚駭俗以取一時之譽惟行所無事

而田里晏然無愁嘆聲其可謂樂只君子者矣簿書獄訟之暇輒以助學育材為務引見諸生論談經義從容反覆疊疊不倦使人咸有所得尤可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者矣夫何泣官朞月威惠始乎遽有述職之行介圭入 覲出祖有日諸生 輩群造於子

曰公之膏雨吾土襦袴吾民而譽髦斯士者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今而車馬有行色先生可無一言以道離別之懷以致期勉之意乎 某應之曰古者諸侯來朝為天子所予則有車馬衮黼之錫彤弓彤矢之貶漢唐守臣亦有以政績優異承褒寵者今 郡

聖朝方大明黜陟之典請以前使君溫王二公之加  
賜金紫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公之所固有不假言  
也其曰唐虞巡朝之典奏言試功周禮朝宗之日圖  
事陟謫近代守臣往往有赴闕論事以生民休戚上  
聞者今

聖明方下求言之詔請以前使君蘇洪李趙諸公之  
福吾民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皆公所樂為不容贅  
也其乃作而言曰昔仲山甫徂齊之行吉甫贈詩以  
邁其歸蓋以王躬之保衮闕之補係於山甫不可久  
於外也今我公朝會京師雖不久於行然棠陰老

○楓山文集卷七

九

稚仰公以宅其生泮水俊髦待公以卒其業者惟恐  
廟堂虛位帝心簡在公歸而不獲焉其惜別願留  
之情皇皇馬不能已所謂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兮者也則公之是行奚可久於朝耶請以出車  
之首章為公而三復焉可乎衆皆曰此正吾徒與千  
里蒼生所深願也幸書以告公尚無忘竹馬之期哉

送牧給事中考績序

癸亥南雍作

官以給事名肇自秦漢不過為博士議郎之加官以  
備顧問應對而已其職尚輕隋唐以來始居門下且  
省讀奏案駁正違失至宋則凡制勅有不便者皆得

封駁塗歸而三司詳決失中則權其輕重發驛遣使則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駁最毋季終奏駁正之目而其職始重然臣弼獻替以補來職之闕者又別有諫官焉非其責也迨我

聖祖憲天立極法周六典建官特設六科給事中以為近侍則不專封駁而兼諫諍之任凡公卿謀議大政皆得預聞則其職尤為清要而責任尤重矣若南京六科則皆都事簡駁正亦稀而專以言為責國家倚為赤幟所謂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也居是職者豈

不難其人哉姚江牧君時庸學博行端而事母克孝遇事敢言剛方直諒之士也以進士高第選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多切時政克舉乃職聲望甚都弘治癸亥冬十月秩滿三載將奏績于朝其同

官李君其暨諸卿士大夫華其行相率具酒殽祖餞

都門外以予與君有鄉曲之雅而屬以贈言昔陽亢

宗為諫議而退之有論范希文為司諫而永叔有書

皆盡朋友箴規之義厥後二公卒以諫顯謂非贈言

之助耶今韓歐之言具在方冊世所傳誦牧君亦既

習聞之矣尊所聞行所知尚奚假於予言哉况君在

南都蹇蹇諤諤不少顧思

天子知之久矣今而入觀黼座必入天顏必將明日張瞻敷闕大猷以聳動四方其肯使陽范二公專美於前耶某也衰老無以莫能致其愛助之意惟願爲今日之張萬福以稱賀太平而已亦奚假於言哉

送萬太守福之金華序

乙丑九月

弘治乙丑之夏

聖天子龍飛御極渙大號以新百度置沛澤以沐群生仁已至矣猶慮田里之間容有不獲其所者而妙粟廷臣出爲司牧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進賢萬公季

楓文集卷七

十一

崇有金華之命凡吾郡之七宦學于南都者莫不悅喜相率以送其行而大理程君瑞卿屬予贈言昔韓昌黎之送陸欽州以爲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不宜先一州後天下而曰無疾其驅以致願留之意曾南豐之送錢婺州則曰純老文章學問過人宜在人主左右與訪問任獻納不宜久外而欲其歸仕王朝是皆以天下爲心而發明士大夫之公論然也今吾儕之送府公則異於是金華古稱文獻之邦其民敦龐其習醇厚而比年以來賦繁役重俗澆健訟爲政者恒病其難治歛



愈急而賦不充法愈峻而訟益滋民之憔悴甚矣其  
望賢使君之至也若倒懸之求解執執之願濯枯槁  
之渴思時雨焉公胡可不疾其驅而贈行者可式逆  
其辭乎公早以明經登第而材識通敏志行高潔始  
副兩淮監司著勤能之譽及居憲部而折獄惟良有  
猷有為隨試輒効以是而往洩金華所謂老手之劇  
郡也雖其財賦之夥訟牒之煩殆有不勞而治者又  
因其所固有而觀風設教鑄頑成仁以復故宋文獻  
之舊則雙溪之月為公而益明八詠之風因公而愈  
濟矣此則吾人之私情惟欲一州是先而天下不遑

恤焉方今

○佩文集卷七

五

聖明急於用賢大臣公於薦賢凡牧守藩憲以治行  
聞者莫不入登臺部以佐理萬機恢弘大化有若公  
之材猷而治有成績則其進而行乎

朝廷澤乎天下殆若階而升焉可計日而待矣又安  
有久於外服專而不咸者耶若是則吾人之私情既  
愜而士夫之公論亦符矣公其勉乎哉某也衰朽不  
文莫能致其愛助之意聊布所懷而以韓魯之言為  
公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為何如程君曰得之矣請書  
以志別

送陳僉憲之福建

福建古閩粵也在周爲七聚漢嘗徙其民于江淮而吳亦以處遷謫之人晉唐而後風氣始開生息日繁民物殷富壤地二千餘里遂爲東南鉅藩常袞興學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固已家庠序人詩書矣然山區海聚舊俗猶未盡變往往觸法抵禁易動難安號爲難治前代嘗選用文武才智之士授以八郡兵民之枋而建牙分閫以泄烏所以輯衆庶弭奸強也我國家統一宇內綱紀四方以閩爲邊徼重地藩憲之任恒慎其選近年以來又以汀漳二郡地兼山海西隣贛吉南接潮梅其民剛愎好鬪悍強弗率尤爲難治憲臣行部時一至焉而弗克久居則姦宄無所畏忌或伺隙而爲患也又特設提督兵備按祭僉事一員居守其地使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以爲久安長治之道焉

聖天子肇位四海厲精治理深燭民隱急所先務妙製廷臣之有才望者以司風紀於是陳君勉之由南京大理寺正出僉閩憲而往泄汀漳督兵備焉其友某等過予而言曰陳君世家吾浙上虞厥祖若考皆業儒其伯氏正之起家進士而宰將樂甚有治聲其

季茂之亦領鄉薦有才名君第丙辰進士歷官理評副正有年矣律已廉勤宅心公正詳練律令能考立法之意而周旋操縱扶善懲惡咸中物情獄經其讞者莫不稱平其處同官群而不黨間有所見不同或事有掣肘難處者必從容辨執歸於至當而後已一時大理卿佐成器重之以君之才行而居是職固所優為吾黨之士與之游者莫不惜其別而將有望焉願丐一言以正其行予竊以為

朝廷命陳君持憲節而督兵備者非謂其練習法令能折獄而致刑也蓋將期之於無刑耳亦非謂其蘊

楓文集卷七

十四

抱雄略能執訊而獲醜也蓋將備之以不兵耳彼汀有龜山讀書之岩漳為晦菴過化之邦其地雖險遠其俗未必皆不善也間有愚民迫於飢寒困於征求而鵜聚梗化者亦由民牧不職而御失其道耳豈其人性然乎吾聖人有言欲善而民善雖賞之不竊蓋必有陰驅默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矣夫豈假於法律兵威之用哉龔遂之於渤海祝良之於九真張綱之於廣陵皆以單車獨行而化暴為良是乃不刑而治不兵而備者也昔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僉聞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盡死則天可格而物

可感矣又何寇盜之不化而以兵備為哉君其勗之  
所以嗣先聲揚休聞而副友朋之望者不在茲行矣  
乎某也衰耄無似不斐之詞無足為君軒輊敢以吾  
夫子之言前數公之事為君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為  
何如衆皆曰此固陳君素志也請書以遺之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內翰來官南雍即迎其  
嚴君栗齋先生以就養既二載而栗齋以桑梓久遠  
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栗齋高年遠涉江湖  
而二季皆官于外之人侍養乃踈請于朝得賜假

楓文集卷七

五

送親南還大學諸寮屬以為先生是行寔關世教之  
重非但為家慶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  
同官有一日之長也俾為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  
道得於降衷秉彜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  
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  
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  
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  
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  
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為學豈容  
外此而他有所事乎特患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

唐陽城以其孝友董襲里閭及為司業而教學者以忠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群生聞禮後學知孝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董皆出其門國家卒有賴焉謂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魁彥膺師儒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固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夔夔齋慄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溫清以奉口體而已茲復親導安輿錦歸故里則所以尊其親者又有加焉今

聖天子厲精政理圖任責成凡群臣以他事乞歸者皆莫

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即允其歸豈非欲以孝治天下而重先生一身教乎先生行矣戲綵高堂薦羞先壟靡有不孝自伊祜竣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克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于

天子以彌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皆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既歿而年已邁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欲為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嘆無足為教願因先生之教有成而幸逃尸素之責為故書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浙藩大參吳公黃公書謂某曰吾同官鍾公元浦世家廣之東莞以明經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吏兵工諸科累官至都給事中器識不凡而通達國體諒直敢言嘗糾正京倉羨餘民以為德平反山西疑獄人稱其平奉使遼陽則罪閫臣之失律守臣之納侮而劾罷中貴之怙勢專利者皆稱上旨在諫垣十有餘年聲聞卓然方負公輔之望而逆豎擅政沮抑言路出為浙江左叅議分守溫處金衢諸府公不以外補為慊勤恤民隱振肅吏治未幾而威惠大行民甚

楓林集卷七

三七

賴之會 朝廷一新大化簡賢圖治遂拜雲南叅政之命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願吾子一言以壯其行某叨受滕墨稔聞佳政且辱公知遇良厚其敢以耄荒不文辭耶竊惟

聖朝混一區宇法古為治建牧立監自畿甸外分設十三布政司以統轄郡縣而一其政教有布政使為之長而參政參議為之貳蓋即方伯連帥之任其位隆而責重苟非材望之素著者不輕受也况雲南僻在徼外百蠻所居王化未嘗及焉漢武征伐四夷始通中國置吏奉貢厥後叛服不常自唐中葉以迄于

宋又為蒙氏段氏所據迨元而後乃入版圖其地方  
數千里北接吐蕃南隣楚粵獠種類不一椎髻披  
氊金齒綉面鳥言獸行不知禮義而臨訟好聞自昔  
號為漢治我 國家仁漸義靡百有餘年舊俗猶未  
能盡革故仕者往往憚其僻遠又或以為夷俗不可  
以中國治之者類皆鄙視其民苟事羈縻甚至有反  
變為夷者殊不知惟皇降衷性同一善初不以夷夏  
而殊故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  
不可變之俗特患所以治之者無其本不能用夏變  
夷耳昔文翁在蜀而蠻叢鄒魯常聚在閩而曼胡青

在其在是邦則孔明所管皆習中土之禮儀梁毗哭  
而息蠻酋之攻擊之數公者雖未敢仰望箕子之  
仁而皆能用夏蠻夷著備績於當時流芳聲於後世  
非得其本而然乎 今鍾公司獻納而言信于上職  
旬宣而政得乎民殆必有所本矣由是而往洩滇南  
益推其平日所學箕子洪範孔子六經之道以施于  
有政柔遠能邇使蠻區寇壤皆去其頑獷暴戾之習  
為詩書禮義之歸則漢唐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他  
日政成而歸進位 臺省推其所學左右  
聖明經綸密勿躬 成大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盛又

奚止於一方之化而已哉此又某之所深望者

送趙副使鶴之山西序

近齋趙先生叔鳴廣陵人也學博而才贍抱負不凡以明經舉進士爲尚書戶部郎官嘗佐大司徒經理財賦足國裕民蔽稱翕然及出守建昌佐南安亦以最聞乃正德己巳始來吾婺以其郡劇而難治也厲精庶務凡前政之未便與奸胥猾民之鬻緣官府以謀利而病民者皆剔而去之凡舊俗之好閉訟崇戲劇悅淫妓與婚嫁侈費而女生不育者皆禁絕之榮雩水旱則反躬自責而有禱輒應寬恤災傷則封章

楓史集卷七

五

屢奏而逋租是減廣儲蓄以備賑貸覈欺詭以正版籍皆實政之及民者也謂金華爲文獻舊邦號小鄆曾而今不古若乃選取諸邑髦士肄業郡齋躬爲講授而造就之以東萊與何王金許五先生倡明道學而訪其遺書集其遺文刊示學者使知所趨向以宗忠簡潘黜成之忠清世所尊仰則表其里居使人有所視效又使諸生講行鄉射冠祭等禮及肄習釋奠雅樂皆所以興禮義化民俗欲復昔時文獻之盛也

二載政教始孚而先生忽進位臺憲奉

重書往董山西學校之政出祖有日郡諸生其



教其厚感惜其去而不可留也乃集其治行之焯焯者二十餘事分題賦詩以頌其遺愛又相率造予山中丐言以贈其行予觀先生在金華以東萊五先生之道學教諸生則所以為教者得其道矣即其已然而推其將然尚奚假於予言哉夫山西即古之冀州堯舜禹之故都皆在焉三聖相授受以精一執中為修己治人之要道三代聖王以及孔曾思孟之所傳者皆是道也而程朱大儒與吾金華五先生之所推明者亦不外乎是道焉舜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而臯陶明刑以弼五教使民皆協于中故當時五典堯

○楓史集卷七

三

從九德咸事至於比屋可封人人士行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皇冠千古莫非是道作人之明効也厥後隋之王通剽竊其緒餘以中說教授河汾為多士所宗其門人房杜魏徵輩柄用下唐亦足以輔成貞觀之治彼小用其道者且若是焉而况有大於是者乎聖天子東命先生董教是邦豈非有意於唐虞之治欲自其故國而始耶教成一二而風行天下直易易耳其所望於先生者不亦重乎先生往蒞是邦以三聖相傳之道啟迪後進使其朝夕乾乾進德修業為孔顏之博文曾子之格致子思孟子之明善以求其

精為孔顏之約禮曾子之誠正子思孟子之誠身以致其一而不徒為科舉文字之學則可以希賢希聖而執中之道在是矣先生以是倡之則士生於三聖之故國者寧不奮然而興起乎異時教道有成英才輩出或為臯益而陳謨於上或為稷契而宣力於下致吾君於堯舜措斯世於唐虞庶幾不負所學不負

聖明之東任矣先生行哉予竊有望焉

送吳叅政之四川序五九月

聖朝之制治天下也以福員之廣郡邑之衆自畿輔

楓山集卷三

三

外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御之為國家之藩屏其責任至重且大蓋即虞之十二州牧周之方伯連帥也其設官也有左右布政使及左右叅政叅議焉然布政以一二人總政於內二叅則分守列郡而旬宣於外其事最劇而加勞凡教化之興廢風俗之美惡財賦之盈縮徭役之輕重獄訟之聽斷與夫簿書期會之類皆分守者之所親理非材猷之超卓者莫堪其任故

朝廷之授是官每艱其選而士大夫之得之者尤不易也一或得焉人莫不為之喜且樂者以其官職之

崇不數載則進為方伯為都憲而廟堂之位可馴致也予則以為君子欲之而未可以為樂也蓋雖志可大行澤可遠施為三代之喜然必能使其所臨之邦教化以興風俗以美財賦以充徭役以均獄訟以清而軍民無不得其所焉以樂吾之樂則吾之職可稱責可塞不負

朝廷委任而後足以保其位而可樂矣不然則人將暗貽宵纜以作慝而來曠官之責吾欲求免其過且不可得而何以為樂耶是則察政之難為又有甚於所難得也金陵吳君汝和以地官副郎擢守荊州仁

○楊出金卷三

三

而明敏而通歷七載而八受褒旌之寵天官賢其人也遂舉以察四川之政夫川蜀與荆為隣其民情土地有不甚相異能以其治荆者而治蜀雖兵民有衆寡和不惟得其所喜而又進於樂矣予友僉憲徐君用美於汝和為姻婭以其將之官也丐予言以為贈子因推情之所喜且樂者而汝和獨無愧焉因以慶夫蜀人其亦有所喜也夫其亦有所樂也夫

送周弘毅還淳安序甲午在

昭陽大荒落之歲予承乏來僉聞憲時憲長洪公副

則應公皆世家淳安 蓋吾鄉之先達長者重厚老成  
明習世故私竊自幸 獲以職事相從諸凡政有未通  
事有可疑者得以諮 而處焉過辱二公不鄙晚進相  
視特厚且曰同署公 曠洗冤澤物退則從容私室叙  
鄉曲之雅名清話 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已而又  
識周君弘毅于洪公 所蓋公之淑人弘毅女兄也淑  
人從公久宦于外弘 毅篤念同氣不遠千里而來省  
焉其為人端謹實實 譜書尚義有古隱君子風公雅  
重之居無何弘毅買 舟將歸洪公應公咸謂子曰弘  
毅歸有日矣盍為一 言以相其行予乃作而言曰浙

○楓文集 卷

七

之於閩雖曰壤地相 隣而有崇山之限迅湍之激昔  
人所謂雷霆入地建 溪險星斗逼人梨嶺高信矣又  
其風氣頗殊水土亦 異行者往往或憚其難非夫宦  
游之士商利之儔罕 有至者吾聞昔弘璧之副閩憲  
也弘毅時省其兄嘗 一至焉今以姊氏之故復為此  
來其心非有名利之 累而僕僕焉躬跋履之勞非其  
厚於同氣之愛肯若 是耶人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  
父子也兄弟也夫婦 也朋友之交也弘毅之於兄弟  
厚矣能充是心而達 之於君臣於父子於夫婦於朋  
友以及宗戚鄉鄰之 間靡一不致其厚焉則於君子

之道庶幾矣某也無似欲為弘毅之學而未能請因以是而勗弘毅之行可乎二公莞爾而笑曰旨哉子之言矣夫遂書以貽之

送姜推官還南昌序

吾邑昔為州時知州有夾谷侯者治甚得民而不獲乎上因以罷歸先正禮部吳公贈以詩曰陋邦寧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宮有藻芹歌未已囊無蕙苾謗何為纍纍金印青雲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尋庸非所羨祇留遺愛使人思邑人傳誦至今以為美談前麗守劉公惟馨立朝有盛名而為政亦不獲

楓山叢書卷七

三四

予上被劾去官其事與夾谷侯相類予既嘗誦吳公之詩以美其行矣今節推南昌姜君發身儒科來官吾郡處事精審斷獄明允守貳咸稱其能悉以郡政委君裁決邇因吾邑缺令檄君莅治其邑物衆地大賦重役煩加以路當衝要賓使紛至供億勞費民力不堪素號難治君為之薄賦從省供應清獄訟恤貧乏治豪猾祛蠹弊不兩月事皆就緒民皆悅之亦可謂能其官矣夫何當道者惑於美斐之言而黜君人君為之不平君自謂吾居下位不能善事上官以失名與罪固當去有母在堂而懷祿遠離定省久曠罪

尤當去負茲二罪去之晚矣吾於人也何謙遂所然而歸不以得失介意尤見君之高致吾邑父老聞君解組皆悵然如失怙恃莫不垂涕泣焉相率過予丐言為贈顛區區鄙陋之言何足為君輕重而君之歸亦有類於夾谷侯者敢仍借吳公之詩為君而三復焉以致惜別之意云

送周朴軒歸上杭序

世之事親者莫不欲有以榮其親亦莫不欲有以養其親然非名登黃甲無以致其榮非身食天祿無以降其養能如所欲而榮養其親者蓋亦鮮矣夫黃甲

○楓文集卷七

三五

固其榮也苟或不幸而居永感偏侍之下則雖荷寵榮親不及見不能無風木之憾必其且慶在堂斯足為榮之至焉天祿固可養也苟或王事靡盬而將父將母之不遑則祿雖可分而身不侍側又不能無望雲之思必其迎親就祿然後為養之至焉能得乎榮養之至而滿其所欲者不尤鮮乎二者兼至吾於邑侯周君之父朴軒見之矣朴軒世家閩之上杭其大父尚毅以進士起家官六察有盛名朴軒幼有良質將繼志焉而蚤失怙恃累於幹蠱弗克從事於學乃篤於教子遣君就學邑庠時加警勵期必有成以繼

先緒君遂以妙年魁鄉薦登甲第鄉人莫不嘉嘆以為  
有子而二親在堂壽考康寧豈非榮之至者乎迨君奉  
朝命來宰吾邑而明敏能斷練達有為凡裁決政務  
供億軍旅修治城堡皆不勞而辦庭無留訟賦無宿  
通監司郡守屢行旌獎可謂能其官矣非有得於義  
方之教者乎政既暇乃遣人奉迎朴軒偕母氏並臨  
官署以就榮養君以之百石之俸賜而具其服食以  
二百里之黎庶而為其孫曾以緋衣墨綬為斑斕而  
戲舞以灑江之水大田之秫為春酒以介眉壽凡可  
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罔不為焉則所以養之者又極

其隆而無不至矣居二歲朴軒忽以桑梓久違松楸  
在念有歸志焉會君亦以秩滿將為考績之行乃不  
果留而命其內子扶持以歸吾邑縉紳諸君子某輩  
咸謂朴軒是行便為父者知所以教為子者知所以  
孝大有補於風化也不可無一言以華其行乃相率  
賦詩而過子焉言為贈子聞朴軒嘗謂君曰吾此來  
非為溫飽計欲視汝居官行事能不負所教斯可矣  
三復斯言則朴軒之所望於君者不既厚乎夫孝子  
之心無窮而道亦無窮彼以登第而榮其親與得祿  
之養其親亦云孝矣然豈若治行著聞而官位日崇

恩命下頒推封所自足以顯其親者之為愈乎又豈若立德樹勳追配古人休轂美譽流芳青史足以壽其親於不朽者為尤愈乎然欲進於是焉亦豈待於他求哉惟今日行政推愛親之心以愛民而盡其仁異日立朝移事親之孝以事君而盡其忠則治行無不著聞勲德由是樹立所以顯其親壽其親者皆在是矣朴軒之所以教而君之不負所教者又豈外於是耶君其勉乎哉予辱君知愛最深故於朴軒之歸不敢以他辭佞而推廣其所以望於君者以勵君之志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以下序辭書

昔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衆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峯李季和始相倡和為漢魏樂府辭崛強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備乎其志哉至如詠史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為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



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  
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  
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  
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  
閩中蒞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  
為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曩  
為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  
首已錄諸木矣近得此帙于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  
之子知州樂喜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使人懲  
創感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耳茲

○楓葉集卷七

三六

將刻而傳之子盍為序某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自  
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  
諸作至三變而為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  
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  
生之作逸於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  
論事婉而徽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  
諸掌而其命辭皆卽史傳故實隱括而成叶諸金石  
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界者先  
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  
乎漢魏者也公且好尚之若定如有國風雅誦之音

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况為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於唐虞二代也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為墓誌者已暴於世矣茲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谿也用儒師吏善于其職克協上下穀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闕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

楓葉集卷七

三九

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耻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其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某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

先生所造未能殫其萬一尚何待其辭哉獨念吾鄉  
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澹

者自先生始繼

而後有東萊兄弟躋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  
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  
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  
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  
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  
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  
起者耶此某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東陽文獻錄序

梅史集卷五

甲

晉潛溪宋先生於浦陽一縣之人物既宜為之記矣  
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緯俗經邦可傳於後世者類而  
集之以為文藝錄焉使夫一言一行之善皆得以垂  
于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厲後人者至矣浦陽文獻  
之足徵蓋潛溪之力也東陽為吾婺望縣古稱多佳  
山秀水其清淑所鍾瑰奇忠信材德之民森然疊出  
而述作之富視浦陽為尤盛顧未有能裒集而登載  
之者遂至磨滅散逸存什一於千百其不重可嘆耶  
邑之七人杜儲公運者故陝西憲副某之季子也讀  
書好古以東陽為浙水東文獻之邦而無所取徵豈

非邑之缺 助乎况先輩之遺風餘烈與作者之殘膏  
賸馥皆足以佑啟後人惡可使之泯沒而無聞耶乃  
發其家傳訪諸士友得唐宋以來諸君子遺文逸事  
必手錄之雖片言半簡之僅存者亦所不廢凡其邑  
之所產孝者忠者節義者勲業者文學者悉著其行  
能與出處大畧列諸卷首然後錄其所作若樂府若  
詩賦若序記書疏之屬各以類分而他邑之人其文  
有為東陽而作者亦附見一二總若干卷合而名之  
曰東陽文獻錄蓋亦祖述潛溪二書而為之者也錄  
既成公運又將銀梓以廣其傳而屬序諸首簡予聞

楓文集卷三

三

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孟子  
言尚友古人者亦必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  
君子蒐羅廢墜抉剔幽隱以成是錄使東陽數百年  
文獻之懿卒於目前其用心勤矣雖其間采摭之未  
備選取之未精然古人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多  
識以畜其德論世以尚其友子之學知所務矣所就  
其可量耶又况是書之傳使後之君子亦於是乎畜  
其德尚其友焉則所以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為何  
如耶吾知其時東陽文獻又不但如今之所錄而已  
孰謂其無補於世教也哉故為序之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賢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尚矣今垂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節潘黝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群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謂東萊旣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藩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叅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叙乃攷方志脩古典謂茲又獻大郡名公鉅儒彬

○楓文集卷三

三

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于時巡按侍御東廣吳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敏之剛敏有為志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官地隘弗稱妥靈而土地于郡城南隅經斯愆官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二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通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

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人之誦其詩  
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  
既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  
莫敢望而擬焉夫何前脩既沒微音莫嗣衰微不振  
者于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  
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  
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  
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  
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  
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

人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  
汲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攷諸祠志  
遐想其人于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  
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爲者矣孰謂諸公  
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  
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  
與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  
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尚知勉哉尚亦無負於天無負  
諸公之望哉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瞻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爲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爲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爲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畧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

書文以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檢來爲邑宰蒞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爲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是豈非爲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集悉皆採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君威甫爲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予辭不獲命乃據洪瞻二志爲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未錄參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釐爲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刪定而王侯有

召命入爲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禎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爲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閱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銀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于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攷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襲謬踵訛舉一廢百爲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鄉試錄序

戊午七月林僉憲求代考官作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用之大何如哉隆古帝王莫不用儒



爲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毒醇儒唐舉一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舉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及也惟我聖祖憲天立極尊右儒術誕興文治建學育才如古膠庠命鄉論秀如古賓興以吾儒之道具于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之書而瀛洛考亭諸儒發明獨得其宗故學校以之爲教科舉以之取士而不雜

以他術用儒爲治未有若是其純者也

列聖承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得人之盛度越

前代太平之治悠久無疆非用儒之効乎

皇上繼統守成于茲一紀旁求儒雅以共天職亦既

三設科矣弘治戊午仍屬大比賓興之秋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張某謂進賢如不得已可弗慎乎乃與某

等同寅協恭以祛宿弊而杜僥倖抑奔競議行場屋

貫條視昔加嚴務欲選舉得人副

聖天子側席真儒之意既各公舉所知走書幣往徵

某某以典文衡某亦齒焉其就試者悉由諸道憲臣

躬訪各屬詢行考文推擇以來猶懼其濫又會合諸  
司覆考而沙汰之可謂嚴矣汰去之餘猶二千幾百  
有奇吳越之士何其盛耶迨入院則某與某任提調  
某與某任監試考校文字則某等分任之諸外內職  
事皆慎選其屬以充而御史某總其成焉衆皆精白  
一心誓以將事其圍棘三試與取士之數悉遵定制  
已乃刻第其氏名與文之醇正者爲錄以獻于

天府而傳之天下後世焉嗚呼我國家建學養士  
謂之儒學設科取士謂之儒科教之以儒而取之以  
儒其望之厚矣二子既登名是錄以儒名于天下

○楓山文集卷七

四十七

行且捷春官奉 廷對致用有日其亦以宇宙內事  
爲吾儒分內事而思所以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  
開太平於萬世乎所謂望之厚者不在茲乎某於諸  
士得之言語文字之間而文者儒之餘事耳萬一有  
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儒其貌而不儒其心甚至脩於  
家壞於官失其所以爲儒者寧不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也耶某辱有場屋一日之雅故僭書  
首簡用爲多士之規

菊莊詩序

有爲軒岐之學者伊廷王氏賢良行 厚不 利類

矢彼爲鑿者特一伎耳菊之爲道豈一技所能盡耶  
必其鑿而儒焉則進而醫國庇民又將有大其功者  
是乃軒岐之所以爲軒岐而可以一技名或如是而  
比德於菊焉庶幾無愧矣乎廷玉其亦有志於是耶  
嗚呼三五而降吾民之瘡痍疾痛天殤札疔疔弗能以  
壽其生者久矣吾安得廣君之莊於天下使人人飲  
菊水而養遐齡若彼甘谷之老哉故不辭而爲之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弘治之季年予被命承之長南都太學有廣南舉  
子趙生善鳴者以母命來卒業焉予見其貌恭而志

楓山文集卷七

四九

篤執經館下質問所疑弗明弗措可與共學者也進  
而問其世出及所從游則爲故宋宗室某之裔大叅  
字君士達之甥曾受學於內翰陳公甫之門其學固  
有自矣一日請於予曰善鳴母李氏爲龍江望族天  
性淑慧幼聞諸舅兄讀小學諸書皆能默領章句諸  
其大義在家而恪遵姆訓逮歸而克脩婦道不幸先  
君蚤喪茹苦勤家劬劬教子必以義方慈而有節愛  
而知勞故兄善和以文著聲庠序中而善鳴遂叨鄉  
薦頗有成立不稽先緒皆慈母之教也大叅舅氏嘗  
指爲陶陶二子之母年六十時各有繪萱草圖

贈者因名之曰北堂未秀諸舅及縉紳君子皆爲賦詩以壽吾母而今內翰湛元明又爲序其事焉善鳴彙次成帙願賜一言以表章吾母之善垂諸不朽庶幾少遣不孝之罪也子謝以菘荒不文而生請之不置今十年矣子臥病窮山生枉過焉復申前懇乃作而言曰詩稱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以萱爲忘憂之草故室家相念者欲樹於北堂以解其憂耳未嘗言及於母也神農本草謂萱名宜男爲姪孕之所佩故世俗往往以萱喻母而唐人萱草生堂階游子行天涯之詩則又以萱爲子焉人生有母而壽考康寧洩

洩在堂則子之憂所由忘固若萱之秀于北堂矣若其有子能賢而行道揚名以顯其親則母之憂所由忘是又爲不萱之萱也母子交相爲萱而並忘其憂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生能得之固宜諸君子之嗟嘆不已而咏歌之也生之兄弟繼今而往蚤夜孜孜講學修行以成其身若孟子之以道自任而有幼聖門若陶侃之樹勲揚休而有功國家使賢母真爲二母之匹則北堂之秀永永無疆而非止爲一世之壽其爲不朽孰大於是尚奚假於子言哉生其勳

吳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閨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  
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內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  
平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世  
道已駸駸而矣至于之遂舉  
之上自王公下而士庶亂倫無別禽獸其行  
子烝父妾兄收弟室嫂治弟樓者恬不爲恠在彼固  
無足議而廢三綱隳五典使先王衣冠禮樂聲明文  
教之地悉淪於汚穢之域其可哀也  
已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裙襦之中亦

○楓山文集卷七

五十一

有能開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  
貞奪赴水火而如歸若吾鄉吳烈婦者豈習所得  
而變耶蓋烈婦爲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  
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  
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  
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汚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  
舍去既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梅塘  
水潔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盡夫蹤跡至其  
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  
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爲傳其

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咏焉蓋亦秉彛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彙為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噫吾於是見世道升降之機久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為戎而其人已先化為戎也今當胡運告終皇明啓運之始而閭閻一二人婦已能自拔流俗而趨乎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為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為序而不辭

書鄭氏慶源

錄後以下序詳

太末之墟有大姓曰桂巖鄭氏其先系出滎陽厥後自歛來徙家于是者蓋將十世矣支分派衍族大以蕃衣冠文物世有令人其七世孫公勉始以才賢効用于時三丞大邑皆有能聲嘗念上世家牒毀于兵燹而後人無以考其先也乃命冢子冕推其所自出疏其所由分詳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著為圖

譜名曰鄭氏慶源錄以示族人使咸知所以尊祖敬宗收渙散敦親睦之道生而相慶死而相吊患難而相收恤不至漠然相視如塗人也其可謂知所務者矣是之卒也厥弟侍御君昱於子為年友雅相好也間出此錄暨諸名公所為序跋俾書其本予聞鄭之為望族也久矣在唐有滎陽之七房近世有浦陽之義門其世胄之貴世德之美何如哉今在巖之族祖滎陽而隣浦陽其家法固有由來矣君之父子兄弟傑然秀出於其間松廳之遺愛栢府之風裁昭宣今聞克允厥宗所以馨馥譜牒紹前美而裕後昆者將不在茲乎彼詩書禮義之習孝友睦婣之行承珪襲組之華滎陽浦陽之先所以昌其族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亦安知桂巖之不為滎陽浦陽哉鄭之子孫觀斯譜者其勉之不然則水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

重修青陽陳氏族譜序

予舊僚陳君弘載以書來曰其之先出於帝有虞氏神明之胄自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以備三恪陳亾而子孫散處四方以國為氏梁天監中有諱元之者為廣德司理蒸軍始自蒲亭徙家麻姑山之東太南

得故族譜自青陽稅使而下凡二十有二世遂因先君所述重加纂輯叅以所聞正其訛謬用史氏年表之例列其昭穆世次與夫官爵名行之懿著然陳氏世譜一帙成先志也子盍爲序以訓吾之後世使知所以尊祖敬宗崇德象賢而興起其孝弟之念以無愧于神明之胄不亦善乎予於陳君之言竊有感焉今世之姚虞陳田其氏者孰不自以爲神明之胄也然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猶未免於鄉人焉不有忝於神明也耶君之譜其族者意有在矣君蚤以明經登第入典邦刑出持憲節有猷有爲昭宣令聞而又能繼志述事使前人之緒既絕而復續先世之譜既失而復完是則孝之大者固足以匹休于前聞人矣豈直自異鄉人而已哉然欲稱其爲神明之胄則又有大於是者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而求所以爲舜者斯可矣斯固君之志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傳所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必有當是占者矣爲陳氏之子孫尚勗之哉是爲序

清塘賀氏重脩宗譜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受易於保齋劉文安公以進士乙



科歷魚臺應天司訓而主教事於吾邑辱與游最厚  
既而以病免歸將施其有政于家以爲孝莫大於尊  
親尊親莫先於明譜系以究其源之所自出序昭穆  
以別其派之所由分夫然後倫理可正恩義可篤而  
家可齊也乃取其故所藏家牒而重脩之以增益其  
所未備凡當代名公之文若詩有爲賀氏而作者悉  
彙次以附其後將以示諸後人俾咸知所以賢賢親  
親而起其油然而孝弟之心也其亦可謂知所務者矣  
間使其子位持以過予而屬爲之序予觀譜之所述  
自文堂府君始自廬陵徙居禾川之清塘逮今十有

餘世其先德之懿有以忠厚傳家積累有素稱者有  
以詩書之澤過於他族稱者或好學而尚文或介潔  
而尚義具於學士解公縉紳方伯李公昌期之序者  
詳矣所以啓其後人者亦無不至矣予何人斯而敢  
以蕪陋不斐之言贅其間哉辭之再四而位之請不  
置且先生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即二公之所引而  
未發者 中告之古君子之不忘其先者非脩其譜之  
難而脩 其身之爲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賀氏之子孫者  
誠知勸學厲行以修其身使夫詩書忠厚之澤弗墜

介潔尚義之風愈敦則庶乎能念爾祖不忝其所生  
矣若能進而上之為賢為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  
以勳業著之當時傳之後世足以光昭其先若巽齋  
之自為歐陽以無負乎二公之所期者不尤為斯譜  
之榮矣乎先生之所以譜其族者將不在於是乎其  
或身之不脩而准譜之脩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  
議其後者矣爾子爾孫觀斯譜者尚其念哉

三山雲程林氏族譜序

浙江金憲三山林廷珍行部之暇過予話舊因出其  
所脩家乘一編而告之曰某之先由晉黃門侍郎穎

○楓山文集卷七

五十七

之子祿山以散騎常侍出守晉安因而家焉其後世  
居西閩當元之季有諱比者仕為鎮撫嘗領兵守禦  
南閩屢抗強寇不幸群盜四集攻陷城邑力弗能支  
眾皆歎附而公獨守義不回闔門就屠僅遺一子曰  
陽文身避難竄于城西之馬鋪而黃門之祀賴以不  
絕蓋吾之曾祖也曾祖之昭二人而吾祖為之長乃  
徙于雲程而再植有家吾祖與從祖之穆四人而先  
君又為之長尤力於為善而克昌厥後逮吾則昆弟  
七人從父昆弟四人從祖之昆弟一人凡十有二人  
焉暨吾昆弟之子若孫抑又衆矣先君嘗進某兄弟

于學欲其有所成立以亢厥宗其等奉承遺教罔敢  
失墜幸與弟塘皆起家進士而玠與從弟璿琳又皆  
以明經後先領薦于鄉今某由尚書刑部郎官來會  
憲事塘以行人為雲南道監察御史璿由乙榜為山  
東寧海州學訓導而先君亦以恩贈官南京刑部  
主事皆吾祖宗餘慶之所鍾也吾敢忘其所自乎第  
惟先世厄于兵禍家牒逸亡自晉安而下遷徙世次  
皆莫能詳其為悲痛可忍言哉茲錄其所可知著為  
畝譜附以家規將以傳之來世俾永永弗忘吾鎮撫  
公忠義之訓焉子其為我序之予昔宦遊閩中辱與

君有斯文之雅誼不得辭也乃觀其譜而僭為之言  
曰嗚呼仁者必有後蘇文忠公嘗有取於申包胥天  
定之說吾於林氏蓋有徵焉昔商三仁少師比干以  
諫紂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因以林為姓而周武王封  
之清河厥後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節見魯春秋  
而祓之間禮孔門名德尤著至臯父子又以十德有  
聞於趙則堅之有後非以少師之仁而天定之足徵  
者乎自晉馬南浮而林黃陳鄭四姓實始居閩更歷  
唐宋以迄于今諸林之族莫盛焉其他固未暇論姑  
以君之所自出者言之若鎮撫公之事雖名位素微

不登史傳而一念之烈殺身成仁亦可謂能繩祖武者矣其子之文身避難實類於堅雖在當時不有清河之封然不數世而有君之兄弟傑然奮出其間抑豈非天監其仁俾之有後者於是而始定耶雖然少師與鎮撫公遭時不幸不過著其一節之仁而天之祐其後者已若是焉而况於稷契周召之徒能大其仁以及於天下後世者乎今君之兄弟崇德象賢際時休明執法內外得行所學非彼所遭之不幸者也尚其夙夜懼篤不怠益克其仁左右 吾君於唐虞三代之盛以為今之稷契周召焉則其後世之瓜瓞綿綿日昌日熾者可量也耶然則斯譜之作後之君子又將以徵天道之大定焉君之兄弟其可忽哉君之嗣人其亦敬念之哉庸書諸首簡以俟

跋方氏族譜後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于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无雖不若史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行乎其間也新安方氏自譜其族出於神農氏之曾曾自得姓以迄于今上下數千餘年傳序幾二百世

其諱字士卒與其官封里居歷歷備載雖古人所關  
疑而不敢知者一皆蒐摭無遺用心亦甚勤矣吾未  
暇置吾喙也第謂族以人而榮亦以人而辱八元八  
愷世濟其美固有光於辛陽之族而窮奇渾沌之凶  
所以玷厥宗者不既多乎吾觀方山采芑之勲業河  
南洛陽之治行鑑湖之高尚蛟峰之倫魁秋崖萬里  
之文章馨馥譜牒輝映古今足以起人瞻敬方氏之  
榮其在是也耶使其族無若而人而徒侈遙遙之華  
胄雖貴且富適足以穢彼家乘耳何取哉吾故曰譜  
者一家之史也為方氏之子孫睹斯譜者尚思所以

亢厥宗哉

李氏族譜序

武緣李君璧以進士乙科署教事于吾邑好學能文  
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一日訪予山中出其所  
修家譜一帙而告之曰某之先世居武緣之五鳳嶺  
故老相傳自象州來遷葺懼兵燹圖譜失傳五世而  
上雖墳墓具存而支派行序漫無可考今族人之衆  
派分為四自國初以來各立戶版雖究其所由分  
而婚喪災患猶相慶吊前人蓋未有顯者家君始仕  
為潮陽北山驛丞慮後人之迷其先也嘗命某曰謹

家牒而不忘乎先孝之大者汝其勉之某因記其所  
可知而闢其所不知者斷自某公而下凡若干世具  
列為畲而生年卒葬備書于下其戶版之異者則別  
為畲以附于後弗敢以強合焉姑以敘昭穆別親疎  
不忘其所自出耳若欲如唐人之譜學自受氏以來  
皆有可攷則固難矣顧先生一言以示吾之子孫族  
人使知一本之義而起油然而孝悌之心也子聞先王  
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敘而禮義興行  
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  
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肉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

離而曩倫斃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  
親睦者惟譜牒之脩為有補於世教耳彼不知所重  
者固忽此而不講間有知務乎此而或冒葦曹以為  
榮若求附城南之杜妄拜汾陽之慕不祖其祖而祖  
他人牽合附會以自誣者徒以貽笑取譏而已惡在  
其為譜哉今君之為是譜也質而不誣遠不援貴近  
不遺賤使人有所傳信固已得古人之遺意矣然既  
聯之以譜牒尤必敦其雍睦之行尊尊而親親老老  
而幼幼歲時為酒食以泆其歡胥教誨以匡其失貧  
而相收患而相恤疾病死喪相扶持相調助而有不

途人之視使子孫族人有所觀法則孝弟之心豈不油然而生而有引弗替乎君其勉乎哉又即此義而充之天下之生莫不有族秉彝良心誰獨無之君之職為國家司教化者也能以己之所欲立而立人啟迪開導使凡有族者皆求聖法則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為一家矣先王宗法之意殆將復見於今日此又三之所深望也君其勉乎哉

古城伊氏宗譜序

先輩有言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者難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

○楓山文集卷二

六十二

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為難也湯溪有伊廷玉者以醫名家而好尚文雅喜文結賢士大夫得其詞翰則珍藏寶愛時取而玩誦之以為樂又嘗慕淵明之風治園庭前品植佳菊以娛晚節其亦可謂曠達而不俗者矣一日持其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伊氏上世相傳皆謂出於阿衡伊尹之後而自陟以下世本無存經傳不載無從攷證固未敢以為必然但孟子謂尹耕莘野呂氏春秋謂尹居伊水書言朕載自亳而其葬也亦在於亳其地在中州而吾之先人世家于汴郡著陳

留與伊莘毫都壤地相隣則所傳或有可信者疑以傳疑亦不敢棄而不錄也自商而下迨于周漢以及晉唐二三十年伊氏未聞顯人至宋中葉吾遠祖有運使公諱槩者隨駕南渡始自汴而來寓居嚴陵而運使之玄孫諱恭者在前元至大間為尉於龍游樂其山水之勝土田之沃又卜居邑東之古城厥後古城之地析屬湯溪故今為湯溪人然自縣尉以來又經十餘世矣門戶日昌生聚日衆支分派別析為三族有上伊中伊下伊之稱而下伊又有析居蘭源者成四族矣吾則下伊之後也嘗念四族之衆日踈日

遠而情義乖離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甚為可懼吾季父某與從兄皆欲為譜以維係之而纂次未就今成其志特命從子蕙記所傳聞而原其所自出列其宗派而推其所由分又取法於歐蘇闢其不可知而詳其所可知者凡吾族人之名字世行年壽墓娶與其行事一一條錄為書以傳子家願得一言序諸首簡以教吾之子孫使咸知一本之義而尊尊親親起其油然而孝弟之心為幸大矣予惟伊尹以聖人之任左右商王與百覺民而能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所謂上聖鑿國者也而論道之賜又取神



學本早，然為湯，以瘠苗民之疾，使天下疲癯殘疾者無一人不被其澤，則不惟醫國而兼盡醫人之伎。其仁覆天下如是，則為之後者，欲象其賢，豈非所謂尤難者乎？君之先翁擇術為鑿，其意美矣。至君昆季而術業益精，聲稱籍籍，其頗能得其一伎之良而有功於人，庶幾能繩祖父之萬一矣。君又使諸從子進業為儒，藏脩泮水，明經脩行，志伊學，頽而彬彬可觀。異時進用於上，以行其堯舜君民事業，則鑿國之功又將歸於君家，不但為一伎之良而已。書所謂率乃祖攸行，予切有望於伊之後人焉。嗚呼！其念之哉。

郭本姬姓傳，稱出於文王二弟，號仲號叔之裔。初封于號，而訛音為郭。春秋所書郭公是已。其後以國為氏。若魯之重燕之隗，漢之段，與秦魏晉之嘉與璞，累朝皆有顯人。惟唐之尚父汾陽王子儀為最顯。吾邑諸處郭氏皆祖太原獨邑署西北中和坊一族。素稱為陽郭氏比屋而居。群從子姓衆逾千，指其人皆豪傑。後偉而有材幹，雖未嘗務學，讀書而好文雅，重義氣，不肯降屈於人，不為苟賤之行，蓋其氣習然耳。其宗曰基，予婦弟也。一日時所修家乘一編，過予而

言曰吾家故老相傳謂上世居華州將相鄉自汾陽  
始昌厥家昆弟子孫以數十計皆為貴宦而第六子  
曰暉者與二子二孫皆尚公主其女又為太后元勳  
貴戚奕奕門闈與國同休其世德之美世胄之榮天  
下莫與倫焉厥後唐室衰微遭黃巢之亂而暉之六  
世孫曰太初始自北來南居温州平陽之錢浦而太  
初之孫起辛為海東權監提舉又徙居天台其子曰  
滔以儒生教授東陽因家于長衢歷世茲久浸為鉅  
族迨元前至元中又因台寇楊鎮龍為變擾及東陽  
族衆逃散其十世孫曰曾三提轄者始來居于今所

亦且幾十世矣今吾族人生聚日衆尊幼親疎混淆  
相處而交瘡闕墻不以為怪吾恐其日踈日遠而漠  
然如途人也甚為可懼屢欲為譜以聯其族焉而室  
居屢市地窄人稠若罹辭攸之禍前代曷譜燬失無  
存間有傳錄一二亦殘缺失次矣爰命子姪祚等特  
往長衢故居訪問遺族始得前代傳序世次之詳及  
屢經遷徙之故與故老所傳者相合乃輯為斯譜以  
傳于家願賜一言敘之以訓吾子孫族人使皆知尊  
其所自出親其所同出興孝與弟不至途人之視是  
亦先生德教之所及也予謂君之為譜而不忘所自

固善矣若為人後而不思取法前人以象其賢亦奚  
以譜為哉昔唐史臣稱子儀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  
極人臣而衆不疾先儒謂其何道能然惟仗忠信安  
義命而已夫功蓋位極前代名將相亦多有之惟不  
疑不疾則自伊尹孔明而下罕有及焉忠信義命四  
字人孰不知亦非甚高難行之事而仗之安之則非  
大賢君子不能子儀克盡是道故能再造唐室而夷  
狄歸仁強藩服誼亦奚止於上之不疑衆之不疾也  
哉宜其位祿名壽萃於一身而善始善終流澤餘慶  
裕于後昆而愈遠弗替也今諸君為汾陽之後非修  
其譜之難而脩其德之為難苟能躬行以率其子孫  
孜孜求汾陽之所以為汾陽者而取法焉存心  
一主乎忠信而不為欺妄制行必安於義命而不圖  
僥倖則雖未能建功立業以匹休汾陽而以是行于  
鄉不失為鄉之善士又以是出而事君亦可為國之  
蓋臣而不辱其先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傳曰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於汾陽後人切有望焉不  
然則未免為永州之鐵爐步矣其念之哉

